

天然師尊百年誕辰紀念特刊

天降聖人

今年一九八九年，太歲己巳，乃是師尊百年誕辰紀念，師尊姓張，諱光璧，字奎生，號天然。清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年）歲次己丑夏曆七月十九日，降生於山東省濟寧城外南鄉雙劉店。天降聖人，兆民之福，尤其是一九三〇年，歲次庚午，師尊圖受天命，肩負三曹普渡之重任，更是一場首出千古驚天動地之大事，到了今年，一貫道遍傳海內外，有緣登上天然法船者，不計其數，此皆拜師尊聖德所賜。

師尊生在我國專制王朝的最後時代，也生在師儒（士大夫階級）末日餘光的時代，但師尊深仁廣學，識見卓越，深知大勢所趨，天命所在，抱悲天憫人之心，以春秋鼎盛之年，毅然決然易裝下海，深入民間，歷經九死一生，廣播道種，喚醒人心。此皆非當時望重士林的師儒，所能辦得到的。其中，教育權，文化權、思想權、輿論權，和主祭權。就在師儒者流，積習甚深，無法擺脫傳統士大夫的虛矯身段，以社會清流自命，不肯入衆生海，也因此無法負荷上天所欲負託的使命。

道在人民

截至今日，在政治上，專制王朝的陰影逐漸消失了；在文化上，師儒的影響力也逐漸消失了。代之而興的乃是以人民為主體的各種運動，中國歷史的發展，從此翻到了嶄新的另一頁，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已由胚胎而誕生。這些以人民為主的運動，包括有：宗教信仰自由運動，政治民主運動，文化思想學術自由運動，和全民徵兵的軍事運動等等。實言之，人民的主體性逐漸彰顯出來。從師尊誕生到今年，整整一百年間，其中千變萬化雲霧波詭，各種運動訴求的主題容或有所不同，但是萬變不離其宗，都有一個共同的趨勢，那就是：「道在人民」。

昔日，帝王有道，一人化天下的時代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；往昔，師儒有道，一人化一方的時代，也一去不復返了。今日則是全民有道，全民自化應運。天與之，人與之，故曰：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」

曰：「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；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如何？」曰：「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。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，人與之，故曰：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」

主事權

主祭權

什麼是主祭權呢？孟子萬章篇，有很詳盡的解釋和說明：

萬章曰：「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由夏殷周三代的歷史鑑諸甚詳，我國一切文化思想

孟子萬章師徒之間的這段對話，拈出了「主事權」和「主祭權」的兩個重要觀念，在過去，帝王有道，一人化天下的時代，帝王除了掌握「主事權」，近代所謂的「執政權」之外，也是祭天事神的主體，換句話說，主祭權乃在帝王天子身上，此可

活動乃是由主祭權的行使，而逐漸開展出來。到了後來，「權」「道」分裂，「政」「教」分裂，「君」「師」分裂，「主事權」和「主祭權」也開始分裂。為政者，表面上雖然仍享有「主祭權」，然而，却是百神不來享。最荒謬的便是秦始皇登泰山封禪，主祭權從此被專制皇帝所壟斷。

三曹普渡

到了近代，人民雖無直接的「主事權」，却有間接的「主事權」，亦即經由選舉投票委託有能力有學識有品德的人執政。除此之外，人民還應享有主祭權，亦即人民有權可以直接祭祀上帝。而師尊於一九三〇年，歲次庚午，奉天之命三曹普渡，便是近代由天授與主祭權的第一人。師尊再將主祭權普及於有道之人民身上，也因此之故，一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文化運動，從此波浪壯闊的擴展開來。簡單的說，師尊乃是以一介平民的身份，行古代天子的教化之權。我國的文化、我國的政治，從此有了革命性的急遽轉變。

劫由人造

今年六月四日，北京天安門前的血腥屠殺，讓我們清楚的看到，「道在人民」，乃是時代的潮流，不是機槍鎮壓得住，不是坦克抵擋得住。中國人民和學生，奮而爭取輿論權，思想權，文化權，教育權，和選舉權。然而鄧小平李鵬，與秦始皇李斯等人一樣，都不明瞭道統下墜的趨勢。秦始皇焚書坑儒，打擊私學；鄧小平屠戮學生，打擊學生運動，可謂如出一轍。劫由人造，中共的權力結構，由於滲入外來的邪惡因素，塑造成一座比專制時代更

為龐大更為堅固的權力金字塔。人民沒有說「不」的自由，唯有塔尖的一個人，才有說「不」的自由。鄧小平等人不放棄控制教育文化，不放棄操縱思想輿論，此已經喪失了「天命」，且必受天罰而亡。

儒者之統

孔子以一介布衣，在春秋時代，代行天子教化之權，後之學者宗之，遂成儒家學派。晚明思想家王夫之論及「儒者之統」和「帝王之統」時，有一段非常精闢之論，他說：「儒者之統，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，而互為興替。其合也，天下以道而治，道以天子而明；及其衰，而帝王之統絕，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，以人存道，而道不可亡」（讀通鑑論卷十五），王夫之所論列的乃是「政」「道」分裂之後，儒者負擔教化責任的歷史角色。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師儒負擔教化的角色，已不可能再重演了。

現在是「道在人民」的時代。凡是通變趨時者，應知時勢之所趨，潮流之所在，而在行止上知所進退，切忌再抱著過去「得君行道」的理想；有學問有思想的知識份子，切忌再大作「帝王師」的美夢，「明夷待訪錄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，否則一旦又遇到鄧小平之流的野心家，下場便是子彈穿心，屍骨遍野，能不令人寒心？天安門的槍聲敲擊，天安門的血肉橫飛，希望能夠驚醒所有的人民，喚醒所有的知識份子，從此把定歷史航行之舵，不再偏離歷史發展的軌道。尤其要確信，權道的基礎，必須完全建立在中國人民身上，必須以此深厚的沃土，深根的力量，來開花結果，我國未來的政治，庶幾有厚望焉。而師尊在六十年前，所先行的脚步，

教移於下

晚明距今，不過三百多年，王夫之却敏銳的觀察出教化往下移的現象，他說：「自周衰而教移於下，夫孔子豈為下而倍，尸天子之道統乎？教亡於天下，聖人之所重憂，不容不身任之，亦行天子之事，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。教移於下，至秦而忌之，禁天下以學，而速喪道以自亡。然則後之有天下者，既度德、量力、因時，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，則弘獎在下之師儒，使伸其教，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，典胄教樂之盛，而道得以不爽於世。」（讀通鑑論卷十七），事實上，自從清王朝覆亡之後，「師儒」的角色，也逐漸被時間淘汰而成為歷史名詞。王夫之若生於今日，必然也會發出「教移於下」的同樣感慨，但是代行天子之事的角色，已不是「師儒」而是「人民」了。因此，我國的文化史，有三個階段：

- 一、是帝王有道，一人化天下的時代。
- 二、是師儒有道，一人化一方的時代。
- 三、是全民有道，全民自化的時代。

萬代一師

堯舜的出興於世，乃是第一階段的文化現象；孔子的出興於世，乃是第二階段的文化現象；師尊的出興於世，乃是第三階段的文化現象。從歷史前進的觀點來看師尊的所作所為，方能理解師尊在文化歷史上所負擔的角色，是多麼的重要。中國之所以是禮樂之邦，乃因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王治理天下，也因為有孔子孟子等至聖亞聖代行天子教化

之重任。中國若要再開新運，全中國的人民，都要以禮敬堯舜孔子的誠敬心情，去禮敬亘古未有的萬代一師，當今藏諸火宅，代行天子之事的天然師尊。

上上的新文化

由於科技發達，經濟繁榮，交通頻繁，人類所居住的地球，尺寸雖未減少，實際上却日益縮小，此乃因為人與人之間距離，逐漸拉近所致。過去各國文化領域，所產生出來的獨特文化，必因時勢所然，不得不接觸其他領域的文化，也因接觸而相激相盪，也因相激相盪而折中共贊，智慧卓越調適應變的一方，自然會出生一種上上的新文化。早在東漢末年，印度所出生的佛教文化，就逐漸透過各種管道進入中國。中國人以其廣闊的胸襟，包容接納這外來的特殊文化思想，它後來與中國本土產生的儒家道教，互相衝擊、互相激盪。到了唐朝、交通大開、佛教一部部高深的經典，在中外高僧的翻譯下，進入中國精英份子的腦海。後來的中國人，無不受到儒釋道三教的浸潤薰陶，而中國文化也因此開出一奇異的花朵，這一奇特的上上新文化，在清朝末年，遂用「一貫道」三個字來概括來通稱。到了近代，立下禮儀，定下規範，有入道的儀式，有修道的宗旨，而形成一新興的宗派，乃是師尊，與其師路祖，師徒二人，共同戮力合作下的產物。他們師徒二人，融合了三教的精華，創造出一獨特的體制，組成一堅強的紐帶，具有豐沛的生命動力，於是爆發出世為之側目的新文化運動。

嚴格而論，師尊於一九四七年歸空之日，乃是一貫道正式誕生之始，因此，世人所理解的一貫道，其真正歷史，不過四十多年。之前的一千多年，三教互相激盪互相融合的歷史，乃是孕育蘊釀的階段而已。

何以說師尊於一九四七年中秋歸空之日，乃是一貫道誕生之始？因為師尊歸空後，證得「天然古佛」品蓮，此證明了師尊自一九三〇年受命以來，無違上天所畀以之重任。十七年之間，師尊將一貫道立下規範，奠定萬世不拔之基業。特別是一九三九年，民國二十八年，歲次己卯，師尊親撰「暫定佛規」序文，將一貫道中普通禮節，整理一致。禮之為用，關係至為重大，周公制禮作樂，奠定有周八百年之基業；師尊慎重的釐訂道中禮節，從此道中上上下下，皆有所遵循。

迨至師尊歸空之日，一貫道的特殊體制——「祖師制」與「兄弟制」折中而成——亦從此立下穩固的基石，從此，師尊的「天命」，由所有代理師延續；師尊色身雖已化為塵土，而師尊的「天命」却永存人間，永續萬萬年。

「師母派」

一貫道粗具規模，略具雛型時，諸位代理師，按理應該同心一致，宏展道務。無奈却有令人太息痛心疾首者。在師尊歸空後，有些代理師，不知感師之恩，不知舉頭三尺就有神明，不知天命之可貴與可畏，竟棄師尊之天命如敝屣，另外矯造天命，另立新的祖師。這批代理師，自以為是萬靈主宰明明上帝，竟然擅敢將求道表文上師尊的名諱，改為師母孫慧明之名。不僅令師母橫遭門人誤解倍受譏

論，一貫道亦因求道表文的改異，遂莫名其妙衍生出所謂的「師母派」。師尊門徒之間，從此樹立了一道門牆，嚴重妨害了道親之間的交流來往，也嚴重阻礙了道務的正常發展。而師尊一門，更因道務紛歧，骨肉離散，至今天涯茫茫、人海茫茫，猶無師兄師姐之下落，每念及此，愧對師尊之情，與日俱增，今年適逢師尊百年誕辰，一來感念師尊昊天罔極之恩，二來師母孫慧明，橫遭門人誤解詆毀。而歸空之期，卜葬之地，因有人為的刻意掩飾，至今猶如一團謎霧。亟盼藉此特刊之發行，凡知師母歸空之一切真相者，請本著天理良心，速公佈事實，以便至師母墳前叩拜。三來凡知師兄拙樵，師姐下落者，請速提供消息，以便尋訪迎養。報師尊恩德於萬一。

誕聖輔運

一個女人，最偉大之處，莫過於既能「誕聖」，又能「輔運」。師母孫慧明奉天之命，與師尊結褵，便肩負起「輔運」的重大任務，輔佐師尊辦理三曹普渡之大事。而無知的門徒，於師尊歸空之後，群龍無首之時，竟自作主張，將師母推向祖師的寶座，這批人美其名為尊重師母，實則陷師母於萬劫不覆的滲境。按表文乃是求道的重要手續，既為上天所明定，自不能隨便擅改，否則整個一貫道系統，會因此而大亂。吾人亦希望諸位道親，不要以看熱鬧看好戲的心情，來看這場表文差異的紛爭，因為表文正確與否，乃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問題，試想多少不知情的道親，因誤陷錯誤的表文，而無法自拔。道場中因有人擅改表文，又捏造出一套謊言編織出一套歪理，所謂無捏不成辭是也，於是一張

一貫道正式誕生

求道表文成了四十多年來，一貫道中，議論紛紛，爭執不休，無法塵埃落定的大問題。

擅改表文

今年紀念師尊百年誕辰，一方面紀念師尊之恩德，一方面亦要澄清四十年來爭執不斷的表文問題，如果繼續對這重大問題，保持沈默，日後必然越演越烈，終至不可收拾，絕非道親之福也。道外人士，不明一貫道宗旨，而橫加逼害毀辱，尚情有可原。然而道中之道親，尤其是道齡甚長，在道中倍受禮敬的老前人，明知事實之真相，却一再保持沈默，甚至同流合污，致師尊之聖德，晦而不彰；致師尊之聖名，慘遭剔除，乃是無法逃避春秋之筆的。孔子極端厭惡鄉愿，痛斥鄉愿，德之賊也，孟子也極端痛恨鄉愿，以為不可以入堯舜之道，就是因為鄉愿不分大非，沒有立場。而捏造事實、矯造天命者，更是凡事遮遮掩掩，不許道親去碰「天命」的問題，不許道親質問師母的下落，以為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可以高枕無憂。距料，人算不如天算，這批人所調教出來的後學，竟如法泡製，以他們的謊言為理論的基礎，自稱是繼承師母的新祖師，不少道親受其蠱惑，茫茫然不知所從。過去是棄師尊如敝屣，現在則是連師母也不要了。由此可見，亂改表文所造之罪業，是如何的深重！

的道親，一味盲從附和，跟著他們的老前人搖旗吶喊，抹煞師尊的天命。原本就不用負擔擅改表文罪過者，却在無意中，承擔了他們老前人的罪業。還有一些道親，在知悉誤上表文之後，却拿不出勇氣重新歸師；等而下之者，則是一些擇惡固執的偏執狂，他們一再辯稱，師尊既已歸空，已無天命，而師母繼承師尊，執掌道盤，所謂日月換肩，日落月昇，乃是理所當然，事所必然。所可痛心者，持這種論點之人，竟不是少數人而已。

「邪魔考道」？

人畢竟是會思考的，是有靈性的，既有提出問題的人，就會有研究問題的人，亦會有解決問題的人。師母的「天命」既有可議，道親也私下議論紛紛，而他們所禮敬的老前人，也拿不出合理的說辭。於是又產生了一種更為奇怪的說法。這些人使用「和稀泥」的方法，主張求道表文呈奏書寫方式，都應將師尊及師母的名諱一同並寫，並且放出狠話說：「凡事所有的道親，同是一中之子，一師之徒，大家彼此相親相愛，奉行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」，祇要我們「道心真，一切真；道心假，一切假」，何必吃飽沒事辦，妄談斷定「天命金線」誰有誰無呢？如果有誰……再故意挑撥是非，製造對待分別心，破壞道盤的團結合作，將是「邪魔考道」。

篩選過濾

不可否認的，截至目前，誤上師母名諱表文的道親，可謂多如過江之鯽，因為受到了老前人的刻意遮掩，不知事實之真相，以為所求的乃是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」的一貫道。更不幸的是，不知情

嗚呼哀哉！古人所謂：黃鐘毀棄，瓦釜雷鳴。守節是孤寂的，現在則成了異端筆下的「邪魔」矣。師尊歸空之後，堅守師尊天命者，在「師母派」道親的反撲下，統統被打成一群「邪魔」矣！由此

亦可見，擅改表文的後果是多麼的嚴重！整個一貫道，因為擅改表文，所產生的差異，走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，一條是肯定師尊天命，一條是否定師尊天命。因為表文的差異，一貫道道親，不能共聚一堂，共參道學；不能互相砥礪，互相提携。因為表文的差異，一貫道也做了一次很明確的篩選過濾。所謂普渡，佛教謂之普皆濟渡，並不是檢到籃子裏就是菜。擅改表文，正好淘汰那些不畏天命者，淘汰那些立場猶豫者，淘汰那些是非感不明確者。

己所不欲勿施於人

無奈不知反躬自省者，被淘汰於道門之外的人，竟以非為是，以「邪魔」之名，加諸守節者身上，理由無他，企圖鎮壓道親的輿論而已，企圖顛倒道親的思想而已，企圖惱害道親的精進而已。他們以為，只要使出「邪魔」的法寶，便無人敢再提出問題了，便無人敢再探究真相了，就從此高枕無憂了。這種掩耳盜鈴的手法，實在過於笨拙，與當年查禁一貫道的袞袞諸公，以「邪教」的罪名，加諸一貫道身上，以為從此無人敢再傳道，可謂如出一轍。孔子說過：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這些以「邪魔」亂加道親身上的人，在一貫道受盡迫害的歲月裏，亦是「邪教」罪名下無辜的受害者，何以一朝平反翻身，就迫不及待的，以同樣的羅織手腕，去對付有思想的道親，去侮辱守節的道親。難道西洋史上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又要重演？基督徒當年受盡迫害，受盡侮辱；而迫害伽利略，侮辱伽利略的，也正是基督徒。歷史是多麼的諷刺！當年受迫害者，有朝一日翻身，却成了迫害者。如果一貫道道親不以此為戒，將來一旦渾有生殺予奪之大權，豈不

爲害生靈？下令在天安門開槍殺害學生的鄧小平，當年難道不也是三起三落的受迫害者嗎？人類的健忘，人類的不知反省，有如此的可怕！絕對的權力，使人絕對的腐化。然而，尙未掌握權力的道親，就已如此腐化，一旦掌握權力，其後果可想而知矣！如果一貫道道親不以此爲鑑，迅速開敞胸懷，互相檢討，互相砥礪，來提昇一貫道成員的水準。如果依然自立門戶，劃地自限，後果可想而知了。

邪教？邪魔？

事實證明，以「邪教」來恐嚇是無效的；同樣的，以「邪魔」來恫駭也是枉然的。畢竟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人的頭腦是理性的，人的良知是不死的。華嚴經云：

「世間衆生，不知恩報，更相仇對，邪見執著，迷惑顛倒，愚痴無智，無有信心，隨逐惡友，起諸惡慧，貪愛無明，種種煩惱，皆悉充滿，是我所修菩薩行處。設有知恩、聰明、慧解，及善知識充滿世間，我不於中修菩薩行，何以故？我於衆生無所適莫，無所冀望，乃至不求一縷一毫，及以一字贊美之言，盡未來劫，修菩薩行，未曾一念自爲於己，但欲度脫一切衆生，令其清淨，永得出離，何

以故？於衆生中爲明導者法應如是，不取不求，但爲衆生修菩薩道，令其得至安隱彼岸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（卷二十行品第二十一之二）

障礙無上菩提

我們就是本著這種信念，甘願承受「邪魔」之罪名，即使被迫上十字架，也要在師尊百年誕辰的今天，特地提出四十多年來，一直無法塵埃落定的問題，並一一澄清道親心中的疑惑，許多道親皆是純潔無辜的受害者，唯有少數備造衆惡的人，造作謬論來困惑道親，在修行途中設了障礙，首先障礙無上菩提者，就是師尊和師母的「天命」問題。人類罪惡的根源，皆因「無明」所致，何謂「無明」，此是佛家用語，謂闇鈍之心，無照了諸法事理之明，即痴之異名也。無明有根本及枝末二種：迷於真理之原始一念，爲根本無明；因根本無明而起種種之惑業，爲枝末無明。英國文學家莎士比亞也說：「千萬不可輕視你所不知道的真理，否則你可能會用生命的代價，來補償你所犯的過錯」（仲夏夜之夢）。

解鈴還須繫鈴人

解鈴還須繫鈴人，自古已然。今日唯一能夠解答師尊師母「天命」問題的人，唯一能夠除却道親「無明」惑業的，只有一個人，那就是天然師尊。師尊生前，爲了三曹普渡的廣大佛事，奔走四方，披星戴月，席不暇暖；復以生逢亂世，不若太平盛世，可以有優游的歲月，舒適的環境，靜心從事一家之言的著述。師尊未曾得暇執筆著述，却在有意無意間，留下了一篇極爲珍貴的文獻，由此而知，師尊必有深心存乎其間，留待後人的尋繹推敲。許多大明師級的高僧，尤其是佛門的祖師，生前修持，固然不露痕跡，更怕後之修道者，著文字相，大多採取不離文字不立文字的態度。後人頌讀的所謂「經典」，乃是門人或後人追憶口傳，集結而成。故佛經大多以「如是我聞」開卷，意即經文的內容，若有可議，乃是後人記憶差錯所致，不可歸咎原始的說法者。

然而，一貫道却有一件極爲特殊之事，那就是師尊生前，以如實了知一切法的智波羅密，親撰一篇價值連城的文章，西元一九三九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，也就是民國二十八年，歲次己卯元月，師尊在山東濟南，親自撰寫了「暫定佛規」序文，這篇序文全文如下：

蓋聞先生之道。以正心修身爲本。聖人之教，以禮門義路爲先。故述聖有云。明乎郊社之禮。誦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是知禮之爲用。關係至爲重大。故古人冠諸四維之首。良有以也。斯時也。正值三期末劫。人心不古。世風頹壞。又兼歐風東來。崇尚科學。先王之綱常掃地。聖人之禮教廢弛。故而戾氣瀰漫。陰陽乖舛。變亂相尋。災異叢生，遂致釀成空前未有之浩劫。目下極大之厄運。前賢所謂劫由人造，理數使然。誠不誣也。竊思

上天有好生之德。豈忍玉石俱焚。善惡混淆。於是特降天道。而大開普渡焉。在昔過去數年。已蒙

皇天諸神。飛鸞垂訓以示人。闡揚一貫以醒世。迺知道劫互應。正是上帝之妙用。非道無以拯善信，非劫無以警愚頑。總期善惡攸分。天道藉

以宏顯也。余本不才。乃蒙

皇中不棄，賦我以靈性，降生於東魯。又承

恩師點傳。授我以心法。救出於苦淵，雖曰生不逢辰。而得遇天道亦

可謂大幸矣。迨至庚午年間正逢

天降大考。竟蒙畀以重任。余自思何德何能，敢膺此命。當即再四懇辭。

以讓賢路，詎料

皇中降鸞各壇。不允所請。余祇得勉爲其難。順天行事。然而三曹齊渡。

責重任巨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惶恐。幸上蒙

皇中鴻慈之恩，中承諸天神佛之佑，下賴諸賢臂助之力。故有今時之道務

宏展。如此其速也。頃者屢蒙

皇中垂訓。命余將道中普通禮節。整理一致，以資遵循，竊以釐訂禮節。

慈事體大。自應加以慎重。余何敢冒昧從事。因思

關聖掌管法律。請其降鸞批訂，庶免隕越之咎。于是恭請

大帝臨壇。敬候垂示。及至到壇。但論以人定制宜。自無不合。既有

皇中之命。以遵辦爲是云云。竊又反復思維，恭敬不如從命。故勉竭駑鈍

。釐定儀式。惟以城都鄉市，環境不同。儀式祭品。難使劃一。必須

因人以施用。因地而制宜。爰擬定暫行禮節。列爲三等。猶望諸生賢

俊。詳加參議。斟酌而爲，活潑行之。內盡其誠。外盡其禮。藉以正

心修身。成人成己，化稅劫運，咸登聖域，用以上副

皇中之苦衷。下拯黎庶之沉溺。則亦庶乎其可矣，是爲序

濟甯張天然序於濟南

師尊公開表明立場

這篇序文，乃是證明師尊「受命」唯一可靠的證據，也是澄清道親對「天命」問題所生疑慮的唯一有利線索。師尊已歸空四十多年，凡未能受師尊親炙的門人，皆能由頌讀這篇序文，而有如面師顏的感受，師尊手筆，之所以彌足珍貴，理由亦在此也。

民國二十八年，西元一九三九年，正是抗日民族戰爭爆發的第二年，也是德國希特勒磨刀霍霍，正準備耀武揚威之年。那時的中國，承襲滿清末葉以來的積弱，加上民初軍閥之間的龍爭虎鬥，日寇又乘機入侵、狼煙遍野、民不聊生，國民知識低落，不識字的道親，所在多有。如果是文盲，無法閱讀師尊親撰的文章，因而不不知師尊自述其「受命」三曹普渡的真相，乃是情有可原的。吾人也應抱著哀矜勿喜的憐憫之心，同情這些不識字道親的處境。

但是，這篇序文公諸於世，五十年後的今天，台灣教育普及，國民程度提高，道親中不乏學士級的道親，不乏碩士級的道親，不乏博士級的道親，如果看了這篇序文，有意裝聾作啞，甚至佯若未見，那就不是師尊的責任，而是道親心態的問題了。

覺悟和昏睡的差別也就在這裏，師尊既然公開表明立場，為何門人不敢公開表明門人的立場？一個人不能沒有立場，鄉愿就是沒有立場。早在兩千多年前，孔子孟子就極端厭惡鄉愿。師尊就是對鄉愿心理的作祟，深懷隱憂，於是在受命普渡之後的第十年，就率先表明立場。此時的師尊，正值五十歲的盛齡，正是孔子所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紀。師尊親撰這篇序文時，乃是神智清明智慧圓融之時，絕不能以臨終前神智不清的遺書來相提並論。而況這篇

序文的公佈，乃係衆所周知之事實，爲無可爭執之事項。早在一貫道中已廣爲流傳，人人盡知，絕非少數人所獨享的專利，也絕非少數人所獨知的事實。

上天安排絕無差錯

三曹普渡，是一件何等嚴肅莊嚴的大事，它涉及億萬靈命的安危，特別是「天命」的問題，也就是說由何人負荷三曹普渡的重任，絕對不可以有絲毫的差錯，所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者也。上天安排，乃是絕無差錯的。師尊爲了防範不肖徒衆，藉機興風作浪，擾亂道場，造諸惡業，而使三曹普渡法船航行的方向，有所差錯，特地在這篇序文中，詳細敘明他老人家「受命」的經過。

道未易言，理未易明，然而，「受命」的時間、地點、人物，却可以明明白白的說出來。因爲有精確的數字和明顯的名稱，可資說明。

時間、地點、人物

師尊說明他當年「受命」的時間是這樣的：「迨至庚午年間，正逢天降大考，竟蒙畀以重任，余自思何德何能，敢膺此命？當即再四懇辭，以讓賢路，詎料 皇中降駕各壇，不允所請，余祇得勉爲其難，順天行事，然而三曹齊渡，責重任巨，受命以來，夙夜惶恐。……」從這段可以看出，師尊明白指出，「受命」的是時間是庚午年，也就是民國十九年，公元一九三〇年。依照師尊降生之年推算，師尊時年四十二歲，正是春秋鼎盛之時。

「受命」的人物，唯有「余（師尊）」一人，既未提劉率真師母，更未提孫慧明師母，故掌握道權者——道權也者，即三曹普渡之主祭權也——唯有師

尊一人而已。

「受命」的地點，則在山東省濟南，序文最後師尊明云：「濟寧張天然序於濟南」，親撰序文的地點，即「受命」的地點，師尊的高明，於此可見一斑，遑論其他了。

如說能行，如行能說

師尊「受命」之事，不僅在當時廣爲道親所共知，師尊亦特地親撰文章，立此存照。凡是一貫道中，涉及到「天命」的問題，說法有互相矛盾的地方，立場有互相對立的地方，一切皆必須以這篇序文所指之「時間、人物、地點」爲根據，因而無庸再製造許多無謂的爭執。誤入旁門者，允宜儘速歸爲師尊名正言順的門徒。事實上，許多道親，心中早已承認肯定師尊的「天命」，只是拿不出勇氣，重新辦理歸正的手續而已，孟子說：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！」這句話唸起來輕鬆，真要做事，可要很大的勇氣。明辨師尊的「受命」問題，何嘗不是上天用來鍛鍊道親的智慧，考驗道親的誠心，以臻「如說能行，如行能說」之境地也。

道場？市場？

古人嘗云：求道者多如牛毛，修道者稀如麟鳳。即然入了道門，凡事都必須抱著認真的態度，尤其是師尊師母的「天命」問題，乃是不可稍有絲毫差錯的。很多道親，甚至誤以爲談「天命」的問題，便是談是非，這種認事的態度是完全錯的。談是非，和爭大非，境界完全不同。否則師尊何必在「受命」的問題上，以簡潔平易的文筆，交代得如此清楚。師尊留下文獻，作爲證物，作爲憑藉，

純係未雨綢繆。因為後之門徒，必會在這個問題，神力，實有如此不可思議者。

道魔並立

顛倒是非，黑白不分。有些組別誇稱渡人甚多，道務非常宏展，表示師母也有「天命」，也是祖師。其實「宏展」和「熱鬧」，境界也完全不同，像西門町般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的熱鬧，是無用的，也是無根的。把「道場」變成了「市場」，那就不是普渡了，而是撿到籃子裏就是菜。完全與有否「天命」毫不相干。

師母的佛威神力

孫素真（慧明）師母，是一位承受誤解，承受造假天命之罪業的悲劇人物。當年與師尊結婚，輔佐三曹普渡，便引來了種種道考。師尊歸空後，有些人自作主張，妄將求道表文上，「欽加保恩張光璧」七個字擅改四字而為「欽加頂恩孫慧明」。從此一貫道分裂成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，一條是肯定師尊天命的路，一條是否定師尊天命的路。否定師尊天命者，便是時下所稱呼的「師母派」。孫素真

師母，也因表文的改異，從此負荷起衆生罪孽的十字架，忍受各種打擊譏辱嘲笑謗，而無一語自我辯解之辭。因為「天命」問題，本來就是一個不用辯論的問題，而師母的「緘默」，却讓道親們誤會為「默認」。於是師母「於民國十九年與師尊在八卦爐會中同領天命」的說法，便如洪水般到處泛濫，所過之處，不知淹沒了多少道親的智慧，不知陷溺了多少道親的靈命。而師母的般若功夫，反而形成一股強大的篩選力量。投機取巧者、立場曖昧者、是非不明者，一一皆因之而屏棄在道門之外。也因師母能忍諸法無生無滅，以佛自居的所謂老前人，四十多年來，一一將原形彰顯無遺。師母的佛威

事。這種說法，乍聽之下，似乎好像有理，但是細加思索，沒道理的事，便出現了。這種說法，有一極大的破綻漏洞，原因就在，人畢竟是血肉之軀，無法永遠長生不死，師母孫慧明終有歸空之一日。按照這種說法，師母歸空，「天命」也要繳還上天，依此類推，那麼又會是誰繼承師母，繼續三曹普渡的大事呢？

中尚不乏一些聰明者，知道他們所捏造出來的說辭，不免有些瑕疵，因為師母一旦歸空，他們就要抬出一位新的祖師，一位新的掌舵者，繼續把穩法船的方向；如果推不出一位新的祖師，他們的謊言，就要自動戳穿。這批人雖然具有捏造事實的小聰明，但是，不論道德，不論學問，不論文章，沒有一人具備祖師的大氣象，沒有一人夠資格出來當祖師。

倡言「日落月昇」「日月換肩」說法的人，其

徒弟，一個個血氣已衰，個性却也不再頑強了，也無心思再去捏造彌縫的說辭。這些人固然來日無多，將來三寸之氣一斷，身體即使軟綿綿的，夏不腐臭，冬不挺屍，生前所捏造的說辭，留下來的後遺症，却讓他們所渡化成全的道親，如墜一團五里霧之中。他們後學所登上的「法船」，在人海茫茫中，不知航向何方？

「同領天命共掌道盤」？

於是這批人，知道他們的說法，遲早有揭穿的

一天，遂另外又發明一套說辭，改口倡言師尊師母

師尊師母同領天命共掌道盤，表文應同列師尊師母的名諱。但是却從未有這樣的一張表文。

「同領天命共掌道盤」的說法，也就是師尊師母都是「祖師」。為了「斷後」（斷絕後人自稱祖師），又說師尊師母是最後一代的大明師。這種說法，也有一極大的破綻漏洞，原因就在，既然是「同領」，又是「共掌」，何以求道表文並未同列師尊師母的名諱呢？

師尊名諱的表文，自民國十九年起，至民國三十六年歸空之日，使用了十七年，就棄之如敝屣。師母名諱的表文，自民國三十六年起，至今年民國七十八年，也使用了三十二年，即使是師母歸空，仍舊照用不誤，可是就是從未出現過師尊師母名諱同列的表文，這在「師母派」的道親來說，乃是盡人皆知的事實，也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事實。

倡言「同領天命，共掌道盤」的人，知道他們所捏造出來的說辭，不免有些漏洞，但是，人畢竟有垂垂老矣的時候，這批師尊早年在大陸上渡化的徒弟，一個個血氣已衰，個性却也不再頑強了，也無心思再去捏造彌縫的說辭。這些人固然來日無多，將來三寸之氣一斷，身體即使軟綿綿的，夏不腐臭，冬不挺屍，生前所捏造的說辭，留下來的後遺症，却讓他們所渡化成全的道親，如墜一團五里霧之中。他們後學所登上的「法船」，在人海茫茫中，不知航向何方？

按照這些人四十多來的前後說辭，求道表文有以下三種情形：

一是師尊掌道盤，表文用師尊的名諱。
二是師母繼承師尊執掌道盤，表文改爲師母的名諱。
三是師尊師母同領天命共掌道盤，表文應同列師尊師母的名諱。但是却從未有這樣的一張表文。

例如以白水老人韓雨霖來說吧！他自稱在民國二十七年的調教下，只知有師母，不知有師尊；有的甚改填他們的名字。他們兩人逼著韓雨霖要從新拜師，用誰的表文？是第一種情形？或是第二種情形？抑或是第三種情形？當然是第一種情形，用師尊名諱的表文。此事韓雨霖可以親自作證，師尊歸空題之前，求道的道親，也可以作證。

韓雨霖的後學，不乏有學士級的道親，不乏有外一對新的「師尊師母」，即陳火國和林昭二人。擊，韓雨霖究竟採取什麼樣的對策呢？以下是韓某碩士級的道親，在他們前人他們自稱繼承師母，為第十九代祖，求道表文自動在民國七十四年間的一段談話：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歲次乙丑十二月初七日 天然師尊指示各點傳師十七日集會 白水老人講

今天奉天然師尊之命，大家見面集會。

各位領命點傳，男女老少皆有，也有多年老點傳，也有新領命者，大家立的愿皆是一樣，全都受勞受苦盡心辦道。老師說：各有因緣莫羨人，那有一樣的呢？各人有各人的因果。

去年甲子年，老中開恩慈悲，開了若干次懺悔班，也說是淘汰年。一年多的時間，至現下變化太多。有師尊師母轉世辦收圓者，在台北信義路永康街。又有白陽三祖，後天鸞壇有訓語，何宗浩的後學姓陳火國，說是奉師母給他有錦囊，為三盤祖師，年54歲；師母姓林昭，再嫁兩次之婦，現下卅一歲，均去泰國。我們這邊的點傳師道親去了不少，我們自己想想，自古有句名言，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我們是濟公活佛弟子，今天又認他人為師，把自己誓愿忘了，又拜他人為祖師，那還能夠是濟公的徒弟嗎？他是真是假與我們無關。老中多年前有訓，吾們跟師尊師母辦這一盤，如若半途反背，上天勾出你的天盤。不能再算濟公活佛的弟子了。

老師說：修道修自己的道，每人辦一段，我們同師尊師母這是前多少世的緣份，辦這一段的三曹大事。老師師母不在啦，我們各位師兄師弟，體上天老中師尊師母之意，了自己之愿，盡自己之心，始終如一，辦自己的這一段，至死了肉體為完。將來甚麼祖師出世，轉變道盤等等之說，我們師尊說過，那是上天之事，於我們無關，我們對上天盡己之心而已。

各人有功德是自己的，有過錯也是自己的，自己的命自己了，見着老中也沒用，老師說過，將來祖師出世，你無功無德見了祖師也無用，那是人家的事。希望各位師兄師弟，以身作則，把後學領導正路之上，守住自己的道，將來隨師尊師母各位前人朝見老中，那才是收圓結果。

上天五十年前說過，將來假彌勒假祖師，均出世萬教齊發，那時真修道者就要隱啦。

現在吾們必須盡力，把將來考魔之事對各位師兄弟講說，讓他們均知道，吾們是活佛弟子，把定宗旨永遠是活佛弟子。如果你又拜旁人為師，那就不能再算活佛的弟子了。細細思考為要。

（紅陽時期），申公豹考道，一闡教，一截教。元始天尊，道德天尊、通天教主當初公議，各弟子閉洞門天下大亂不要出頭管閒事，末後受申公豹挑撥事非均犯願了，入封神台那是仙佛一大劫現在開始，將來末後又一大劫，仙佛也脫不過。早先仙佛有訓，末後萬仙陣各顯其能，現在這全是普通考。大家修道一定要認準自己之道，有功德將來一定上天有份，不是隨之誰人修道就能成道，得自己修自己之道，你自己立功立德，你自己才能成道。師尊說：你天天跟着師尊也不一定成道。

濟公活佛有一篇解愁歌，內有兩句：「他還有徒孫無其數，各有權柄化九州」，師尊的弟子普天下，人人有權柄渡化世界眾生。我們立愿了愿，將來的大事自有天主權，我們不必問他，不能着形着相，各人盡各人之心而已。師尊說過能行則行，不行則止。

今天大家見面應當檢討檢討，這一年的，各人所領導的後學有甚麼成績，進步的多少，退步的有多少。我們點傳師以及各位壇主講師等，均是代表師尊師母替天選賢，現在已至最末後關頭。將來各位前人已不在啦，到那時候守不住自己的誓願，結果落個白修。希望各位點傳師、壇主、講師們，好盡一點心，成全自己的後學，以免悞己悞人，吾們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而已。

每人所負責任，詳細整理整理，各佛堂的負責人讓他有秩序，分工合作，上下有序，不能再馬虎了，瞞昧人家功德，悞了人家性命，將來吾們回天，這個使命如何交待，自己要考慮考慮，好好的整理整理是要緊的。天時不等人過去今天就不能再有。師母早年說過，每月一小懺，每年終一大懺，時時懺悔，帶罪過怎能回天。

今借此機會報告光明仁愛之家建設情形。信義育幼院現下情形。

今年算過去了，大家均平平安安。明年各處道務如何進行，大家集思廣益，應當各位研究研究。各人盡各人的心，悞己事小，悞人事大。修道不是功就是過，吾們但求無過，於良心才過的去。辦道是助人為善，吾們代表師尊、師母辦道，所有道中之事，均應盡力而為，諸天仙佛搭幫助道，全是人去作，助道者即仙佛也。

修道修心，我們的心修到甚麼程度啦，自己要反省。行道行仁義志信，天爵也。我們行的仁義志信如何，各位師兄弟有受考的，我們不關心那算有義嗎？

雖然這是一篇公開的資料，却暴露出一貫道許多內幕的問題。前面這段談話，白水老人正式點名批判陳火國和林昭。至於在台北信義路永康街那對「師尊師母轉世辦收圓者」，因為年齡還小，尚未「吾們是活佛弟子，把定宗旨永遠是活佛弟子，如形成氣候，對韓雨霖並不構成威脅，韓某略而不談。果你又拜旁人為師，那就不能再算活佛的弟子了。公諸於世：

表
文
呈
奏

據

民國

年歲次

月

時分前後在

省

市縣

佛堂之中今有

加欽
保恩張光璧率
保引

虔心跪在

明明上帝蓬下曰竊自開天以來已經

三佛之運生民而後未得聖道普傳理義不明道統已墜至今

三千餘年矣今蒙

皇天開恩正宗鍾毓於東土

祖師鴻慈正派再振於地郡今時衆生塗炭未得救拯火水劫

煞已到眼前所以立下此會廣救無數衆生整起此着普收
有緣種子不啻

湯武鴻恩

堯舜大德壇前

上帝哂納案下 神祇俱庇今有 衆生等

突破塵緣醒悟迷津懇祈

上帝大賜明路 兒等 別無可陳惟獻清供素蔬以達

上聞

男兒張光璧率眾等俯伏百叩
謹各各願助功德費

元整

凡是願求一貫道，正式拜師尊為師修道的人，有人去一探這張表文的究竟。即使是辦事員，也都是必須經過一道特殊的拜師求道手續。引保師的姓名，求道者的姓名，都要無誤的填寫在這張表文上，也大抵是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

師尊（或代理師）祝冊（將表文的內容一一讀給上天衆神聽，早在三千多年前，中國人就有此一人，流傳在人間。如果一貫道的確確是「道真、理與天的交通方式，請參閱尙書即知，一貫道沿襲此真、天命真」的話，三張表文當中，當然只有一張一優良傳統文化，非一貫道之獨樹一格也）之後，是眞的，其他的兩張，一張出現在民國三十六年之便將此表文在八卦爐中焚燒，以上達天聞，隨後求後，填寫師母名諱者，一張出現在民國七十三年，道者發十條大愿，內容如下：「弟子○○○○虔心跪陳火國填寫自己姓名者。今年適逢師尊百年誕辰，在明明上帝蓮下，今天願求孔孟聖道，性理眞傳正是澈底澄清表文問題之最佳時機。如果這四十多；得道以後，誠心保守，實心懺悔（乾唸懺悔、坤年來的疑案，能夠因此而水落石出，陷溺迷惘的性唸修練），如有虛心假意，退縮不前，欺師滅祖，靈必能得到解脫。如果能因此而使衆道親，重新肯藐視前人，不遵佛規，洩漏天機，匿道不現，不量定師尊的「天命」，滿懷歡喜重新歸正在師尊的門力而為者，願受天譴雷誅。」合同，玄關，口訣三下，大家團結一致，把穩三曹普渡的法船，揚遍四海，行遍天下，方不負師尊百年誕辰。

求道表文

中原大戰

很多求道者，都知道有這麼一張表文，却很少

在未正式探討表文內容之前，我們先做一段歷

史的回顧。一般人常以現前周遭的一切，去衡量過去，乃是極爲錯誤的。如果我們不知師尊「受命」當時的一大環境，會以爲奉天之命三曹普渡，是一件言之容易之事，然而，明瞭近代中國歷史的人，則會更爲欽服敬重師尊的所作所爲。一九三〇年，民國十九年，歲次庚午，師尊「受命」的那一年，中國爆發了一場數十年來未有的戰爭，歷史稱之爲「中原大戰」，歷時八個月，投入兵力一百四十餘萬，傷亡二十五萬人，戰區之廣，戰禍之烈，不但北伐之役，無法與之比擬，即使是民國以來，亦絕無其例。戰爭初起之時，根據北平發表的調查，河南一百十二縣，災區佔一百零四縣，其中患匪災者七十六縣，罹兵災者二十八縣，受水旱災者僅兩縣，全省絕食者八百萬人，每日平均餓死一千餘人。農礦部發表救濟失業意見書，估計我國失業人數在一億七千萬左右，當時屍骨遍野，禾稼未收，疾疫流行，房屋倒塌，滿目淒涼，實在是中國的浩劫。師尊於民國二十八年追憶他老人家「受命」這年的

112 { 36 28 20

景況也說：「斯時也，正值三期末劫，人心不古，世風頹壞，又兼歐風東來，崇尚科學，先王之綱常掃地，聖人之禮教廢弛，故而戾氣彌漫，陰陽乖舛，變亂相尋，災異叢生，遂致釀成空前未有之浩劫，目下極大之厄運，前賢所謂劫由人造，理數使然，誠不誣也。」師尊以一時代見證者的身份所描述的慘狀，對照近代史所載，可謂完全若合符節，毫無掩飾，毫無誇張。師尊並以其佛眼看出，浩劫厄運之起因，皆係由人所造也，當下就抉出病根劫數之由來。

渡鬼渡人渡神

當時年僅四十二歲的師尊，便是在人心危如累卵的險惡環境下，奉天之命，展開三曹普渡的大事。何謂三曹普渡，即渡鬼、渡人、渡神是也。若以華嚴經來解釋，就是廣大佛事：「一切諸佛，於盡虛空徧法界，一切世界兜率陀天，皆現受生，修菩薩行，作大佛事，無量色相，無量威德，無量光明，無量音聲，無量言辭，無量三昧，無量智慧，所行境界，攝取一切人，天魔，梵沙門，婆羅門，阿修羅等，大慈無礙，大悲究竟，平等饒益一切衆生，或令生天，或令生人，或淨其根，或調其心，或時爲說差別三乘，或時爲說圓滿一乘，普皆濟渡，令出生死，是爲第一廣大佛事。」（卷第四十七佛不思議法品）。

三曹齊渡的廣大佛事，「無量無邊不可思議，一切世間諸天及人，皆不能知，去來現在，所有一切聲聞獨覺，亦不能知，唯除如來威神之力。」當時與師尊年紀相若，亦有許多年富力強的英雄豪傑，各揭旗幟，各擁勢力，紛紛在政治舞台上拋頭露

臉，所謂逐鹿中原者是也，竟無人能知三曹普渡的大事，而師尊則不然，他說：「竊思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豈忍玉石俱焚，善惡混淆，於是特降天道，而大開普渡焉。在昔過去數年，已蒙皇天諸神，飛鸞垂訓以示人，闡揚道貫以醒世，迺知道劫互應，正誨訓以示人，闡揚道貫以醒世，迺知道劫互應，正是上帝之妙用。非道無以拯善信，非劫無以警愚頑。」這番話絕不是當年所謂的英雄豪傑所能理解的。

先知

師尊抱悲天憫人之心，深知欲挽回世運，唯有從紐正人心著手，遂易裝入衆生海，將聖王正心修身之道普傳人間。時至今日，當年所謂的英雄豪傑，一個個血氣衰竭，埋入黃泉；一個個走入歷史，等待春秋之筆的批判。他們生前所掌握的無上絕對權力，也如過眼雲煙，化爲子虛烏有。唯獨師尊所傳的一貫大道，在遭逢內憂外患，歷經狂風暴雨之後，已撥雲霧而見青天，逐漸獲得世人的重視和肯定。尤其是各種跡象顯示，現在的知識份子，已非昔日之士大夫所可比擬，已非社會的中堅和進步的動力，而人民的主體性，却一一彰顯出來，「道在人民」，的確是歷史發展的趨勢。而師尊在六十年前，易裝下衆生海，從事大開普渡的佛事，將道種播灑民間，至今已萌芽茁壯，不愧具備先知的先見之明，也能作出先知的先見之行。

表文的由來

佛因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。前面公諸世人眼前的求道表文，便是宇宙主宰，無所不在的明明上帝，爲了因應三曹普渡的大事，特命中天玉皇（玉

皇也者，猶如人間之總統也）關公，頒降師尊的信物，以此證明師尊掌有三曹普渡的主祭權。師尊亦於手撰的文章透露這張表文的由來。師尊於「暫定佛規」的「引言」中說：「然自古道不輕傳，故恪遵 關聖帝君壇諭，求道手續，稍取本人功德，以驗信道真偽……。」對照求道表文後段：「謹各各願助功德費 元正」等語，可知求道手續，收取功德費，乃是 關聖帝君明定的，用來考驗求道者「信」根是否清淨堅固真實。因爲「信」爲道源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。由師尊文章的字裡行間推知，求道表文即是 關聖帝君臨壇所諭知的。

爲何事隔六十年後，還要考證這張表文的由來呢？乃是因爲，有些道親以爲，早在伏羲時代，就有這張表文了；也有道親以爲，早在孔子時代，就有這張表文了；也有道親以爲，這張表文，乃是師尊繼承路祖而有的。事實上，正確的說法是一九三〇年，歲次庚午，由 關聖帝君頒降師尊的。

師尊深恐後之門人，不明究竟，胡亂猜測，又恐口耳相傳，以訛傳訛，失之真實。於是在「暫定佛規」的「序文」中，說出「受命」的時間地點人物，也在「引言」中，透露這張表文的由來。師尊交代三曹普渡的大事，何等的細心周詳。吾人今天各表虔誠紀念聖人降生一百週年，理應體督師尊的苦心孤詣，理應記取師尊的耳提面命，不宜再各造己見，各逞己說，切忌隨波逐流，人云亦云。師尊既有明白教誨？自以遵循爲是。身爲一代明師，固然不易；作一位優秀的門徒，也非易事。

代理師

自從師尊奉天之命三曹普渡以來，這張求道表

文，就隨著出現在人間。後來由於道務宏展，萬方後，從此絕口不提師尊之名。

慕道求道者，日益衆多，師尊一人分身乏術，遂有代理師之設置，即代替師尊點傳道法。依例每位代理師都要祝冊焚表，然而，所可遺憾者，絕大多數的代理師，都未深究這張表文的內容；師尊培訓門人爲代理師，亦從未予以解釋，因求道手續，重點在「行」。不在「知」，所謂不知亦能行是也。其次，師尊不加以解釋的原因，可能是廣大佛事不可思議，非一般人所能理解，亦非三言兩語所能解釋清楚，遂以「秘藏」的方式，不加以揭開。

師尊生前，代理師亦奉命唯謹，不敢稍有僭越，求道祝冊時，逐字逐句的照念，未敢任意予以更動。未料師尊歸空後，少數矯造天命的代理師，竟擅改表文，於是求道表文，由一張變成了兩張，到了民國七十三年，又出現了第三張。

畏天命

這些擅改表文的代理師，何以會如此的胡作妄爲，最主要的原因，便是不信天命，不知上帝的可畏。君子有三畏，天命最重。孔子的門人，亦不是個個如顏回一樣「其心三月不違仁」；耶穌的十二門徒，亦有猶大其人，在雞叫之前，三次不認耶穌。師尊的不肖猖狂之徒，向他們的後學解釋，他們爲了尊重孫慧明師母，遂將表文改爲師母名諱。豈知這種說辭，不啻反過來證明他們不尊重師尊，不尊重天命。另外，他們亦利用這種說辭，打擊那些悖逆天命，厚誣表文不改爲師母名諱的代理師，說心，不尊重師母。這種說辭，如此的顛倒黑白，如此的混淆是非。不僅藐視師尊的天命，亦陷師母於不義。最令人痛心疾首，莫過於有些人，擅改表文之

疑女於夫子

禮記檀弓有這麼一段記載：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，曾子弔之，曰：「吾聞之也，朋友喪明則哭之。」曾子哭，子夏亦哭，曰：「天乎！予之無罪也！」曾子怒，曰：「商！女何無罪也，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，退而老於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民，疑女於夫子，爾罪一也；喪爾親，使民未有聞焉，爾罪二也；喪爾子，喪爾明，爾罪三也，而曰女何無罪與。」子夏投其仗而拜，曰：「吾過矣！吾過矣！吾離群而索居，亦已久矣。」

子夏在孔子逝世後，於西河講道，絕口不提其師孔子之名，遂使西河的人民，誤以爲子夏的道德文章，和孔子一樣好。後來曾子以此痛責子夏。

現在的一貫道中，亦有許多「老前人」級的人物，個個如子夏般的高壽，自從師尊歸空之後，四十多年來，絕口不提師尊之聖名，絕口不提師尊之天命，絕口不提師尊之德行，絕口不提師尊之道德，絕口不提師尊之文章。後來求道者，遂以爲他們的老前人纔有天命，誤以爲他們老前人的道德文章，皆超過師尊。明白真相者，便知道流水有源，樹木有根的道理。這些老前人用天命來矇騙後學。被道親奉若神明般禮敬。子夏被曾子痛斥後，尚肯承認他的過失。我們也希望，這些擅改表文，目前尚活在人間的老前人，趁著一息尚存之時，能夠摸著良心，向道親說明事實的真相，並重新承認師尊的天命。

表文的内容

另外，這批人之所以敢擅改表文的原因，除了不尊重師尊的天命外，就是不知表文的真正內容。這張表文，既是一種天命的信物，必有人所不知的

「秘密」在焉，尤其是隨著時空轉移，不能更動的時間和地點，以證明受命者不可任予更動。師尊生前，不願透露表文的內容，固然有不願伐善之意，亦是藉此考驗其代理師的誠心和智慧。現在就來探討表文的內容，茲詳細分爲三項重點來研究：

- 一、何謂「欽加保恩張光璧」？
- 二、何謂「欽加保恩張光璧」？
- 三、何謂「正派再振於吧郡」？

一、何謂「欽加保恩張光璧」？

按「欽」字，乃尊敬皇帝之稱，三曹普渡乃上帝所明命，尙書詩經所說之「天命」，即上帝之命令，師尊在「暫定佛規」序文中亦說：「竊思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豈忍玉石俱焚，善惡混淆，於是特降天道，而大開普渡焉」，故此處之「欽」字，乃尊敬「明明上帝萬靈主宰」之稱。

皇帝之著述曰「欽定」，明朝時，皇帝所遣辦理某事之人曰「欽差」，清朝因之，其出自特命，頒授關防者，謂之欽差大臣，威權尤重。天子之賜也叫做「欽賜」，清代凡傳奉皇帝諭旨，多綴以「欽此」或「欽此欽遵」等字樣。

故「欽加」二字的涵義，乃是上帝所特殊任命差遣辦理某事之謂，表文上，說明得很清楚，即「今時衆生塗炭，未得救拯，水火劫然，已到眼前，所以立下此會，廣救無數衆生，整起此著，普收有緣種子」。

行三助七

既然是上帝所特命，必賦與威權，師尊有何威權？即「保恩」，何謂「保恩」，其內容即「行三助七」。

「行三助七」乃是上帝臨壇降鸞時所批示，其內容為，凡是能上體天心，明瞭上天特降天道大開普渡的人，祇要發心願求一貫大道，願意拜師尊為明師修道者，在修道過程中，祇要竭盡己力在「行」上用功夫，當受到先天的稟賦所限制，無法超越自我突破自我之時，師尊便會順時加助你透關。

師尊此種無邊助道法門，乃來自上帝所特殊賦與，若以佛教而言，唯有修至第十地法雲地的受職位大菩薩，始具有此種佛威神力。

受職位大菩薩

什麼是受職位大菩薩？「菩薩摩訶薩從初地乃至第九地，以如是有無量智慧觀察覺了已，善思惟修習，善滿足白法，集無邊助道法，增長大福德智慧，廣行大悲，知世界差別，入眾生界稠林，入如來所行處，隨順如來寂滅行，常觀察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，名為得一切種一切智智受職位。」

而且惟有受職位大菩薩始能肩負三曹普渡的重責大任，華嚴經對此有很詳盡的說明。

「此菩薩坐彼大蓮華座時，於兩足下，放百萬阿僧祇光明，普照十方諸大地獄，滅眾生苦。於兩膝輪，放百萬阿僧祇光明，普照十方諸畜生趣，滅眾生苦。於齋輪中，放百萬阿僧祇光明，普照十方閻羅王界，滅眾生苦。從左右脇，放百萬阿僧祇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人趣，滅眾生苦。從兩手中，放

百萬阿僧祇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諸天及阿脩羅，所有宮殿。從兩肩上，放百萬阿僧祇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聲聞。從其項背，放百萬阿僧祇光明，普照十方辟支佛身。從其面門，放百萬阿僧祇光明，普照十方初發心乃至九地諸菩薩身。從兩眉間，放百萬阿僧祇光明，普照十方受職菩薩，令魔宮殿悉皆不現。從其頂上，放百萬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諸佛如來道場聚會。」

一貫道在短短數十年間，能夠遍傳海內外，純係師尊具足廣大行願無量善根之佛威神力使然。

信解行證

無論古今，不論中外，任何修道者，其修道過程一定要歷經四個階段，即

- 一、信（信仰）
- 二、解（智慧）
- 三、行（行動）
- 四、證（證入）

有佛教經王之稱的大方廣佛華嚴經，七處九會，三十九品中，劃分成四分，即

- 一、舉果勸樂生信分
- 二、修因契果生解分
- 三、托法進修成行分
- 四、依入證入成德分

在論語，亦記載孔子一段自述式的談話，孔子說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」（為政）

可知即使是孔子，在不同的年紀和不同的閱歷中，亦有不同的境界和不同的層次。孔子的博學早

已聞名當時，設若孔子沒有周遊列國，去經歷行道的階段，絕對沒有七十以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，此可斷言者也。

修行無量難行之行

故「行」在修道過程上，乃是一個極重要的階段，唯有法雲地的大菩薩「能行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難行之行，增長無量智慧功德」。孔子的偉大就在他周遊列國，歷經九死一生，孔子的道行，並非來自顏回，孔子就說過：「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悅」（先進），孔子的道行，來自周遊列國，不捨不避，不驚不怖，不退不怯，無所疲厭。我們常看到有些哲學大師，飽讀經書，安坐講堂，除了智慧優越的學生作其聽眾外，從不接觸眾生，這類僅只於「解」（智慧）的層次，而無法進入「行」（行動）的境界的一般大師級人物，即使是智慧超人一等，影響力亦極為有限，頂多是孤芳自賞而已，結果則是孤掌難鳴。

師尊則不然，於受命之後，如其所願，決欲荷負，入眾生界，下眾生海，終於激起雄烈震盪的波浪，門人遍佈海內外，不計其數。如果師尊當年像哲學大師般，深居象牙塔內，或自命是清流人物，不屑與混濁的眾生來往，絕無法成就天然古佛的果證。在師尊行道之時，乃是遍地刀兵的時代，悍將暴卒盜匪，隨時皆可置師尊於死地。尤其是舊有既成的宗派，不思改革內部，起死回生，眼見一貫道在師尊領導下，氣勢如虹，氣象萬千，渡人技巧令人耳目一新，便隨時俟機譏謗，小冊子的謗書，如雨後春筍，層出不窮。等而下之者，更利用特殊政治環境下的軍警力量，予以杖楚，予以毀辱，誣師

尊以匪首者有之，誣師尊以文盲者有之；即使是師尊歸空之後，仍然毫不鬆懈打擊毀辱的意圖。自古以來，道魔並立，佛無魔亦不出興於世，外來的魔力，吾人尤有所感覺，尚能知所防範；道中潛藏天魔之類的人物，其心盲目瞽，不識善法，不接受佛的教化調伏，不知報恩，退善薩行，捨菩薩道，隨時藉機興風作浪，這纔是最可怕，最難防範的。

有用行，無功用行

「行」的境界和層次，嚴格而論，亦有所區別，華嚴經卷三十八對於「行」有個非常巧妙的譬喻：「佛子，譬如乘船欲入大海，未至於海，多用力，若至海已但隨風去，不假人力，以至大海，一日所行比於未至，其未至時，設經百歲亦不能及。佛子，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積集廣大善根資糧，乘大乘船到菩薩行海。」這個譬喻把「行」分為兩種層次兩種境界，一是「多用功力」，一是「不假人力」。「多用功力」又稱「有用行」；「不假人力」又稱「無功用行」。此處所說的「積集廣大善根資糧」，包括：十波羅蜜，四攝四持，三十七善根資糧，一切菩提分法。孔子周遊列國，若以佛教說法而言，就是乘大乘船到菩薩行海。

什麼是「有用行」？簡言之，行道時露出了痕跡，「無功用行」便是不著痕跡，這是多麼高超的境界，在論語衛靈公篇，孔子談到「予一以貫之」時說：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對曰：「然！非與？」曰：「非也！予一以貫之。」從這段對話可看出，孔子的「一以貫之」不在「多學而識之」的範圍，亦即超越了「多學而識之」。「學」和「識」乃是「有用行」，「一以

貫之」便是「無功用行」。

論語泰伯篇，孔子亦談及「有」「無」的境界，子曰：「大哉！堯之爲君也。巍巍乎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，其有功也。煥乎，其有文章。」這段話中，「其有成也」「其有文章」乃是「有用行」；「民無能名焉」乃是指堯的「無功用行」。古公亶父的長子泰伯，孔子也有如下的稱美：「泰伯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！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」至德，謂德之至極，無以復加者也，無得而稱，無跡可見也，即「無功用行」也。在衛靈公篇，孔子也說過：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？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！」無爲者，不見其有爲之跡也，即「無功用行」也。另外，陽貨篇也記載，子曰：「子欲無言。」子貢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子貢執著於「有」，孔子亦希望子貢提高境界，以達天之無言，天之「無功用行」也。所以子貢常嘆氣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行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（公治長）「可得而聞」的境界，祇能看出孔子的「有」（文章），不能體會孔子的「無」（性與天道）。

孔子在「有用行」上，已具足圓滿，他說：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（述而）三者並非聖人之極至，孔子已能之，沒有什麼了不得也。「何有」就是「這於我有什麼呢？」亦即已具足之意。但是談到「無功用行」的仁聖境界，孔子則說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！」公西華曰

：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（述而）。孟子公孫丑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「夫子聖矣乎？」孔子曰：「聖，則吾不能。我學不厭，而教不倦也。」子貢曰：「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；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！」從兩段記載可看出，孔子不敢以「仁」「聖」自居，但是談到「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」便

可說有此了，但是公西華却說，這二者，正唯是弟子們學不到的。而子貢的意思則是，若辦不到「學不厭」、「教不誨」則無法企及「聖」的境界。由此可見，「有用行」乃是「無功用行」的基本功夫，如果「有用行」都做不到，就會如公西華般，發出既景仰又嘆氣的話了。

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爲本

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爲本，又說，我不見有諸佛國土，其中如來不說此十地者，何以故？此是菩薩摩訶薩向菩提最上道，亦是清淨法光明門。這是華嚴經十地品中金剛藏菩薩說出十種智地的重要性，以下以階梯式的方式列出十地：

- 法雲地（十）
- 善慧地（九）
- 不動地（八）
- 遠行地（七）
- 現前地（六）
- 難勝地（五）
- 發光地（四）
- 離垢地（三）
- 歡喜地（二）
- 歡喜地（一）

十地品中就是以「有功用行」和「無功用行」的仁聖境界。由此推知，「行三助七」的「三」和「七」，指的是「功用」而言，並非數字中明確的「三」或「七」，也不是指你欠人十元，你還三元，師尊替你還七元，如此解說，豈不違反因果律遠甚。孔子說過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朱注云：「三月，言其久也。」猶今人所說「一年到頭」。「行三助七」，即意謂：一年到頭行道，師尊加助你的力量，有所無法想像無法思議的。

一念頃所生智業

在十地品中，金剛藏菩薩告訴解脫月菩薩，修成第八不動地時，「於一念頃所生智業，從初發心乃至七地所修諸行，百分不及一，乃至百千億那由他分亦不及一，如是阿僧祇分，歌羅分，算數分，譬喻分，優波尼沙陀分，亦不及一。」不動地的大菩薩一念頃所生智業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第十地法雲地的受職大菩薩，更何况是不可測的宇宙主宰明明上帝。

總之，一貫道整個推動力的來源，便在「保恩」二字，而「保恩」又是由上帝所賦予，故有權更改表文上師尊之名者，唯至高無上之上帝而已，即使是諸天神聖亦不敢妄贊一詞，何況是吾輩凡夫俗子。故師尊歸空後，擅改表文者，豈非自命不凡以上帝自居乎！孔子說：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（陽貨）起孔子於地下，亦必曰：「惡擅改表文之覆一貫道者。」

有罪不敢赦

比較前面所列，論語和佛經的記載，可知中外大哲，皆體驗觀察出「行」的境界，的確有所差別，而「有功用行」乃是「無功用行」的基礎，必須「有功用行」具足圓滿，始能超越而晉昇「無功用

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如影隨形。上帝所欽定的律法，無人能夠改變，不知敬畏天命者，自會得到上帝的懲罰。論語堯曰篇記載商王湯的一段話，曰：「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於皇皇后帝，有罪不敢赦；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商湯對於有罪的桀，不敢違天赦他，請命於天伐桀。同樣的，一貫道中，擅改表文者的罪過，已經不能給他們隱蔽了，他們的罪過，早已簡閱在上帝的心裏。今年師尊百年誕辰紀念，也正是揭穿違背師尊天命者的時候了。

二、何謂「道統已墜

至今三千餘年矣」？

所謂道統，乃是國人所熟知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歷代相傳之道統而言。我國荷天之寵，係唯一出現政道合一的國家。惜乎。國人皆知春秋時代，因為政道分裂，以致天下無法太平，政治擾攘不安，人民苦痛呻吟，自孔子以後，此一現象竟持續達兩千多年之久，國人無可奈何安之若命，竟視「反常」為「正常」，於是習焉而不察，無人費過心思去探索政道分裂的原因，並提出彌縫的解決之道。逮至一九八七年，民國七十六年二月五日，張天然委員會印行「天墜」一書，始出現我國第一部探討政道分裂原因的著作。所以欲仔細理解，我國的道統，為什麼會出現，由上往下墜的現象，讀者不妨參考該書。此處僅將道統下墜之原因述其大要，細節之處不再詳贅。

上帝愛人，上帝也公平；鑑諸善惡，絲毫不爽

周朝開國之初，周公因時代環境使然，不得不踐阼稱王，執政七年之後，自動退位，將政權交給成王誦。以周公之至德，堪稱一流之哲王。退位之後，則由「哲王」變成了「哲人」，周公本身即彰顯出政道分裂之現象，由有權有道的哲王，變成無權有道的哲人。後之為政者，雖掌最高權力，却不能以德服人，於是政道分裂的現象愈演愈烈。也因此緣故，我國歷史明顯的走出了兩條路，一條是政治史，一條是文化史。唐朝以前，周孔並祀；唐以後，孔子漸漸成為文化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。因此，道統何時開始下墜，要由周公退位這一年算起，而不是孔子。

根據漢朝劉歆的推算，牧野之戰，為公元前一二二二歲次己卯，也是有周正式開國的一年，武王由一方之主而為天下之君。代紂之後兩年武王去世（史記封禪書「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」，尙書金縢「既克商二年，王有疾弗豫」），周公踐阼稱王共七年（尙書大傳「周公攝政：一年救亂，二年伐殷，三年踐奄，四年建侯衛，五年營成周，六年制禮作樂，七年致政成王」）。根據洛誥，周公在其稱王的第七年十二月戊辰月，將政權交給成王，所以表文上「道統已墜至今三千餘年矣」是這樣推算的：公元前一二二二年，滅去武王在位之二年周公在位之七年，再加師尊受命之年一九三〇年，共計為三千零三十三年。西周積年問題，至今尚未解決，但是若以餘數之三十三年，作為誤差，亦不致離譜太遠。例如武王即使在位七年纔因病去世，亦不影響三千餘年之推算也。

有些道親因不明我國道統下墜之趨勢，甚至連周公是何許人也，根本都不知道，遂胡亂猜測表文

上三千餘年之數目，說自伏羲時代就有這張表文者有之，說孔子周遊列國用這張表文渡人求道者有之，說路祖用這張表文者有之。總之，衆說紛紜，不一而足。如果新的祖師，繼續產生的話，那麼一貫道普傳一千年之後，表文就要改為「道統已墜至今四千餘年矣！」由此往下類推，五千餘年，六千餘年，……，皆有可能出現在表文上。

故三千餘年，係自周公退位後，至師尊受命之年的總和，表文不能擅改，由此又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據。而一貫道根據我國歷史文化上的特殊現象，獨發特殊之歷史觀，即使是中外之歷史哲學家，亦不得不讚歎也。

三、何謂「正派再振於巴郡」？

此句話最難以令人理解之處就在「巴郡」二字

這兩個近乎冷僻的字，似乎是個地名，或是行政之名。前面分析過，師尊於「暫定佛規」的序文透露，師尊受命的地點是在濟南。而把郡也者，即濟南縣治下的一個行政單位。上天有意用此為人所不知、為人所忽略的兩個字，即在顯示師尊受命地點的詳細所在；民國三十六年中秋，師尊於四川成都王桃心花園歸空，若師尊身後有所謂繼承道統之人的話，那麼繼承的地點，當然就在古稱「巴蜀」的四川，絕對不會是在山東濟南的把郡來繼承師尊的天命。擅改表文者，慮不及此，思不及此。竟忘了更改「把郡」二字。而改為「欽加頂恩孫慧明」後，竟然照用「把郡」兩字，而且一用就是四十多年。

擅改表文者以為神不知鬼不覺，豈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而出生在臺灣，生長在臺灣，從未去過

大陸，也從未踏上濟南縣一步的陳火國，當然更不會在「把郡」受命為第十九代祖。擅改表文者和陳火國等人，在天理昭彰之餘，理當好好反省，所謂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要當人上人或天外天，憑藉的是德行和智慧。擅改表文却忘了更改地點，無非表示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「對面張三沒有偷」，是會讓天下人恥笑的。上天有意用「把郡」二字，乃在佈下天羅地網，以便一舉擒捉，視天命如兒戲者，自命上帝者，自命祖師者。天命之可畏，豈非明顯已極。妄冀天命者，可以休矣。

表文上為何用「正派」一辭，也是因應時代條件使然，民國十九年的文化思想環境，有所謂「左派」「右派」之分，師尊所傳的一貫大道，既不是「左派」，也不是「右派」，而是「正派」。為何說一貫之道是「正派」呢？為什麼一貫道會受到鄙棄傳統文化的人所詆毀謾罵呢？

「一貫道」名稱的來源

首先，要先探究「一貫道」名稱的來源，詳細研究「一貫道」三個字、究竟是洪水猛獸呢？抑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？為何它既不是「左派」，也不是「右派」，而是「正派」？

按「一貫道」的名稱，典出論語里仁篇：

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

除了里仁篇外，衛靈公篇也記載孔子談到「子一以貫之。」

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對曰：「然！非與？」曰：「非也！予一以貫之。」

孔子在我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，已不待言。派再振於把郡」，便是如此：「如是我聞，一時活佛師尊在山東省濟南縣把郡，始成正覺。」為更容

研究孔子學說思想的文章著述，也非汗牛充棟所可易明白起見，再引華嚴經說明如下：

「爾時（西元一九三〇年）世尊（師尊）處於此座（山東省濟南縣把郡），於一切法成最正覺，智入三世悉皆平等。其身充滿一切世間，其音普順十方國土，譬如虛空具含衆像，於諸境界無所分別，又如虛空普徧一切，於諸國土平等隨入，身恒徧坐一切道場，菩薩衆中，威光赫奕，如日輪出照明世界，三世所行衆福大海，悉已清淨，而恒示生諸佛國土，無邊色相圓滿光明，徧周法界等無差別，演一切法如布大雲，一一毛端悉能容受一切世界，而無障礙，各現無量神通之力，教化調伏一切衆生，身徧十方而無來往，智入諸相，了法空寂，三世諸佛所有神變，於光明中靡不咸觀，一切佛土不思議劫所有莊嚴悉令顯現，有十佛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所共圍繞。：」

孔子晚年，總結其一生歷練為學所得，說了一句似有解，又無解，實則千古難得真解的話，即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雖然僅僅只是短短的六個字，未見孔子生前予以解釋，却以損之又損，抽絲剝繭的否定方式，凸顯出「一以貫之」的核心所在，後之子思，孟子，亦未於孔子一貫之道稍加發揮。當時及身得聞孔子一貫之旨的曾子，雖年紀尚輕，却以「忠恕」為答案，但是二十七歲，畢竟不是七十二歲，其間境界相差遠甚，未必就是孔子心中真正的答案。既然用盡儒家典籍，亦未能明白解釋孔子的一貫之旨，吾人上距兩千多年，何不轉換另一種角度，以另一種修行的立場，來一窺孔子一貫之道的奧秘所在。

於一切法成最正覺

師尊於一九三〇年，在山東省濟南縣把郡，奉天之命開始三曹普渡。用華嚴經卷第一，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一的經文：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摩竭提現，乃至如來究竟之地，其中奧秘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也。」來解釋「正可言傳也。」

自得師者王

綜合以上三項的詳細分析，師尊名諱，絕不可改異，也許有些道親，在全盤瞭解了事實真相之後，反而對一貫道失去了信心，反而生起怨天尤人的念頭；有些道親還會認為，我每天渡人行道，吃齋茹素，功勞甚大，豈有上錯表文之理？其實，表文的差異，乃是上天在考驗誠心修道者之智慧。若非真心要修道者，絕對不會去追究表文的真偽。既然有心修道，而且又知道真相，此是善根緣熟之時，而不是心懷怨懟，自毀道功。人會隨波逐流，隨俗浮沉，因為無法摧伏異道邪見。既然修菩薩行入菩薩道，上帝會藉著種種考驗來試煉修道者能否具足正見正定。所以上帝藉魔考道的一番苦心，凡有志修行者，自當深切體察，一味怨天尤人，終無濟於事。一失此身，他生又不知投往何處，此真令人不寒而慄。今日一貫道道親已遍佈海內外，各處道場林立，仙佛亦處處顯化助道，可見三曹普渡，乃是何等重要之大事，求道若上錯表文，枉走人間一趟，豈不可惜也哉！

有些道親，甚至不肯相信，多年來所叩頭敬重的老前人，竟會是擅改表文貽誤後學的人。子貢說：「紂之不善，不知是之甚也！」（論語子張），有些道親也會說：「老前人之不善，不知是之甚也！」也就是說我們的老前人，沒有你們所說的那麼壞。吾人對一個道場領袖的褒貶，切忌如子貢般輕輕一筆帶過，否則也可以說：「拿破崙希特勒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！」

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上的描述，紂王具有「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聲，以為皆出己之下」的惡習。

老前人和紂王的致命缺點，都是一樣，就是不相信「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」，藐視天下所有的道親，以為都比不上他，以為只有他纔有天命。所以偽古文尙書仲虺之誥云：「能自得師者王，謂人莫己若者亡。」紂王、拿破崙、希特勒一類的國家領導人，都是自視才略過高，終於為上帝所懲罰，而國破家亡。一貫道中，擅改表文的師母派的老前人，必然也無法例外。

繼承的問題

除了以上的原因外，一貫道之所以會衍生出「師母派」，尚有一重要原因，就是繼承的問題。人的生命有限，宇宙事業却是無窮，不論是聖人，不論是帝王，終不免一死。回教就是因為教主穆罕默德逝世後，因繼承問題的歧見，而分裂成「桑尼派」和「十葉派」。吾人亦面對事實承認，一貫道的確因「天命」的問題，而分裂成「師尊派」和「師母派」。一張表文，一篇序文，固然已經證據十足，在天理的法庭上，已足認定師尊負有三曹普渡的重任，而師母，劉率真師母和孫慧明師母，都只是扮演助夫行道的角色而已。

儘管證據充分，頑強不服的道親，依然大有人在。例如師母派中點傳師這一層級的道親，最無法接受師尊「受命」的事實，他們大多是求道多年的人，在道場上也奉獻了不少的心力和財力，可是却從來未去探索過師尊師母的「天命」問題，他們所不能面對的是，「欽加頂恩孫慧明」的表文，竟會是老前人矯造天命擅改的。他們要如何面對後學，去解釋這件尷尬的事實呢？他們的點傳師職位，使他們在道場享有一般道親所無法享有的禮遇，參辭

駕時，接駕點傳師一叩首，心中之樂，豈可形容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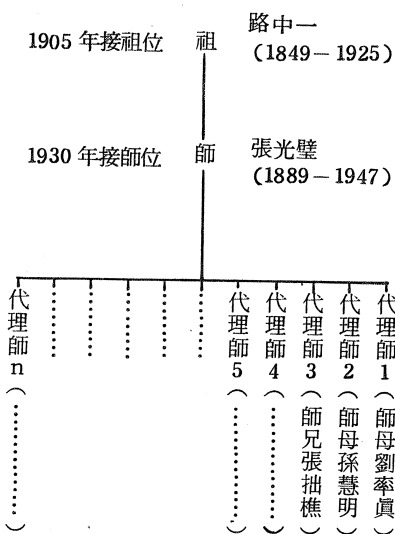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因表文的問題水落石出，不啻要他們否認過去的一切祝冊，心中之苦，又豈是他人所能體會？既不願拋棄現實的利益和眼前的權勢，只好得過且過。他們心想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祝冊師母名諱表文者，又不只我一人，反正千錯萬錯，都是老前人的錯，於我毫不相干，老前人不認錯，我何必認錯？「師母派」的點傳師抱持這種態度者可謂十之八九。見風轉舵者，知道師母的「天命」有點問題，隨即拋棄點傳師的職務，甚至連掛在口頭上多年的母親大人孫師母，也一概拋諸腦後，另外尋找新的「師尊師母」去也。目前投奔陳火國的点傳師，大多是因良心不安，逃避天譴雷誅而去的，並不是因對「天命」了解透澈纔去的。如果他們對「天命」了解透澈，早就發現師母頂恩的表文，存有極大的問題，早就會回頭尋找師尊，不必等到陳火國等人出來興風作浪。纔認為師母頂恩的表文有問題。

特殊的體制

一篇序文，一張表文，雖然已足判定師尊負有三曹普渡的天命，現在再來探討一貫道特殊的體系和制度，讓道親澈底領悟。師尊名諱之表文不可擅改的理由。

公元一九三〇年，師尊受命普渡以來，道務蒸蒸日上，即使師尊在民國三十六年，公元一九四七年，歸空之後，道務的發展，縱然有橫逆與衝擊，可是依然動力十足，毫不稍懈的向前推展，絲毫不改其三曹普渡的偉大目標，何以致之？外人固然瞠目結舌，莫明所以。即使是一貫道道親，也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。

任何團體，祇要是由人類組成的團體，不論其目的為何，都有其特殊的體系和制度，纔能維繫內部的力量，進而對外發揮其應有的功能，例如政治團體，以政治訴求為目的；企業團體，以經營企業創造利潤為目的；軍事團體，以建軍備戰發揮戰鬥力為目的。一貫道也不例外，為了完成三曹普渡的大事，它也有了一套古往今來所未有的體制。為了易於說明起見，首先繪出一貫道的特殊體系如左下的表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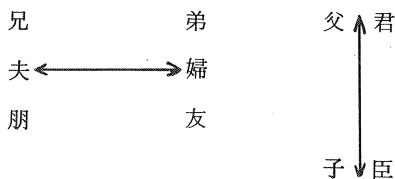
一祖一師

凡是一貫道道親都知道：「一祖一師」是道中常聽到的一句話，雖然只是簡簡單單的四個字，却蘊藏無窮的深意，值得道親仔細的推敲，也值得道外人士參酌之用。原來「一祖一師」，指的即是「祖師制」之意。何謂「祖師制」呢？現在就來詳予分析。

我國古人指出：人類的關係有五種情形，即：

- 一君臣
- 二父子
- 三夫婦
- 四兄弟
- 五朋友

此即吾人所熟悉的人倫，也叫做五倫，整個社會依賴此種紐帶而組成。其中任何一倫遭到毀壞斷滅，社會便瀕臨危機，如果五倫的紐帶全部斷絕，國家就會覆亡，鑑諸世界歷史，可謂絲毫不爽。這五種關係，又可再簡化成兩種關係，即「縱」和「橫」的關係：如下表



縱的關係，乃是上下的關係，橫的關係，乃是左右的關係。

祖師制

祖師制，即是上下的關係，這種制度最大的優點，便是上下有序，組織嚴密，講究服從，階級甚嚴。因係師徒之間的關係，「師徒如父子」，由於組成的核心極為堅固，能夠抵擋各種浪潮的衝擊，也不會瓦解。一貫道自從一九三〇年師尊接師位，奠定祖師制穩如泰山的磐石之後，歷經動盪，戰禍，內憂，外患，猶能巍巍然聳立於天地之間，便是路祖和張師這一對師徒搭配合作無間的餘澤。

但是祖師制也有缺點；由於組織嚴密，紀律森嚴，其力量發展較慢，容易造成獨裁專制的局面。師尊是一位宿植善根的謙謙君子，他豈會以身爲「師」的角色和地位，便沾沾自喜。師尊如實了知祖師制所必然帶來的缺點和後遺症，於是又融合了前面所說的橫的關係，即「兄弟制」，給祖師制帶來了無限蓬勃的生機。

兄弟制

兄弟制，即是左右的關係，這種制度的最大優點是：平起平坐，地位平等，無階級之分，組織簡單，「兄不大弟不小」，故勢力容易擴大。明末以來的秘密組織洪門，便是採用這種制度，他們效法東漢末年劉關張，桃園三結義燬炙人口的故事。首領叫大哥，香主叫二哥，以下三哥，四哥，五哥；都是幹部，任何人都可以各自開山設堂，也就是各自完全創造自己的山頭勢力，形成山頭勢力不是壞事，乃是強者自處自保之道。缺點也就在因爲各自爲政的緣故，無統一的領導人，力量則不大，致命傷則在其同起同落，所謂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

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」，兄弟一死，組織即告瓦解，無法積累出龐大的資糧，遇到需要時有計劃長時間才能完成任務的時候，難免會有後繼無人的慨嘆。

我們以歷史爲龜鑑，就可知道，太平天國開府永安時，廣封諸王，可以看出它乃是民間各個山頭勢力的大聯合，故甫一崛起，聲勢便如疾風迅雷似的勃興，由永安一路攻打到南京，兩年之間，便有幾百萬人的勢力，但遇到內閣，諸王互相殘殺，尤其最具政治智慧和軍事戰略，且備極文采的石達開，出走之後，勢力即告癱瘓瓦解，勃興的原因即是失敗的原因，老子云：「福兮禍所倚」，能不信然？！

折中於夫子

師尊聰明聖智，深悉祖師制的優劣點，亦鑑於兄弟制的長短處，於是博採兩種制度的優點，淘汰兩種制度的缺點，折中出一套混有兩制之長，而無兩制之短的制度，即代理師的建立。司馬遷在其鉅著史記孔子世家，讚美孔子說：

太史公曰：詩有之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爲人。適魯，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，余祇迴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！

司馬遷提出「折中」二字，來讚美孔子，可謂神來之筆，具有畫龍點睛之妙。「折中」的意義，即調節過與不及，使合乎中道，亦作折衷，索隱：「王叔師云：折中，正也；」宋均云：「折，斷也

；中，當也；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。按漢書賈禹傳注云：「折，斷也；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。」

師尊便是調節各種宗教的過與不及，而創造出一套教化調伏覺悟衆生的法門。又調節祖師制與兄弟制的過與不及，而創造出一套互古以來古今中外所未有的特殊體制。師尊於原有的祖師制上，由「師」的角色為中心，左右伸展出「代理師」的角色。

師尊於一九三〇年奉天之命三曹普渡以來，並未一人獨享天命，並未一人壟斷天命。當時拜路祖為師，尚有許多師尊的師兄弟。有的不肯承認師尊奉天之命為三曹普渡之唯一明師，絕裾而去，另創宗門。有的知道師尊夙世聖德與今世修為，能夠奉天之命，乃是理所當然，事所必然。願助師尊一臂之力。師尊感念之餘，就以他的同門師兄弟為代理師，一來顧全同門之情誼，二來顧及體制之完整。到了後來，道務日益恢宏，始有師尊之徒弟，薦舉而成代理師者，唯與師尊之關係，仍係師徒；與門人之關係，仍係兄弟。與最原始師尊之師兄弟擔當代理師一事相較，已呈現出不同風貌矣。後之道親，有人一領命點傳師，便自以為昇上「師」之層級，而妄自尊大，趾高氣昂，不可一世，乃大大違反了師尊的本意。有此誤解之代理師，即不明瞭一貫道特殊體制所致，遂有此不合中道之表現也。

名，亦不脛而走，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，上自王侯將相，下自販夫走卒，幾乎無人不知師尊的佛威神力。而一貫道由於大開普渡，引入道門者，難免良莠不齊，份子蕪雜，常為時人所詬病，實則道外人士有此誤解，乃不知三曹普渡之真諦也。上帝絕不遺漏人間一佛子，一貫道中，上上下下，皆秉持此一信念，大行攝受法門，廣渡有緣佛子至彼無上正等正覺彼岸。

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之門，何其雜也？」

子貢曰：「君子正身以俟，欲來者不拒，欲去者不止。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，櫟栝之側多枉木，是以雜也。」

良醫，明師

一貫道中份子蕪雜，適足以證明師尊乃係「良醫」，乃係「明師」。不僅此也，師尊也是人類有史以來了達諸法智慧無礙的組織家。路祖中一，生當俄國列寧，我國孫中山活躍政治舞台的時代。張師光壁，生當國民黨蔣介石，共產黨毛澤東，對立武鬥的時代。時至今日，當年叱咤風雲的政治人物，各個都已走入歷史，誰究竟是最後的勝利者呢？是生前掌握無上大權的政治人物？抑或是倒裝下凡普渡衆生的文化農夫？有心之人不妨靜靜觀察，拭目以待，歷史自會給予公正的評斷。

一貫道這種特殊體制，不見於儒家，不見於道教，不見於佛教，不見於天主教，不見於基督教，不見於回教，不見於各種政黨。師尊歸空已有四十年了，現今已不聞其聲，已不見其人，十方三界都可以感覺到師尊強而有力震撼人心的佛威神力，

若不是「上帝的使者」，若不是上帝所特殊差遣辦理廣大佛事之人，何能臻此？

易經的師卦，何以用「師」來命名，乃是因為教人者稱「師」，建軍者稱「師」，文武不同，名稱則一，既可止戈，又可興文。換句話說，能夠真心誠意在文化教育思想上立根本，才會有真正的武力。也唯有真正的「明師」，才能產生出紀律嚴明的組織，也才能發揮強大的力量。眼光短視的政客，亟於追求現實的政權，皆不肯在文化教育上真誠的下功夫。觀乎師尊生前的作為，吾人愈加深信，一貫道已經走出了一條正派的康莊大道。

入衆生界下衆生海

何以說一貫道已走出它自己的路呢？師尊傳道之初，即入衆生界，下衆生海，直接深入中國廣大的下層社會，在社會大眾中耕耘播種，這完全全與儒家和佛教有所不同。儒家起源於中國社會的最高層，所謂的領導階層，故儒家典籍所談的乃是三王五帝的治國之道，簡言之，即今所謂的「帝王學」，政道分裂之後，由師儒者流，肩負教化的重任。佛教一入中國，首先接觸的對象，便是當時負擔文教重任的士大夫階層，而非社會大眾。再經由士大夫傳播開來，此乃時運氣數使然，亦佛教在中國，有別於其他各地的一種異數。一貫道不重蹈儒家走過的路，不重蹈佛教走過的路，亦不重蹈道教行符救水的法門，它揭櫫的路途是：

「道在庶民」

雖然只是簡簡單單的四個字，却把握了文化思想所發展的歷史趨勢，令人耳目一新，也令人大開眼界，這實在不是墨守儒家傳統，死守佛門宗派的人所

夫子之門何其雜也

師尊融合了祖師制和兄弟制的優點，果然迸發出人類有史以來空前所未有的力量。一貫道道務，在師尊領導下，代理師個個生龍活虎，氣吞山河，四方開荒播種，廣渡有緣佛子登上法船。師尊之聖

能接受的。因此一貫道必須承受許多異樣的眼光，在傳統文化包袱的重累下，越益加彰顯出一貫道的任重道遠。這也是師尊傳道之初，在上層士大夫社會阻力重重，在下層社會，却通行無阻，如入無人之境的原因。也因此，一貫道受到知識份子嚴重的排擠，詆毀其下流者有之，詆毀其居心叵測者有之。即使是今日，所謂師儒者流，仍然抱殘守缺，肯承認一貫道路徑正確者，還是鳳毛麟角，却也益加證明「道在庶民」的正確。許多知識份子明知一貫道「道真，理真，天命真」，却抱著隔岸觀火，秦人視越人肥脊的態度，不免令人浩歎！

路祖的角色

師尊在體制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已甚清楚。但路祖呢？他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呢？世人皆知青幫拜達摩，此乃青幫創造者極高明之處，拜達摩即表示應從修道立上根本，此因青幫的始祖乃是一位佛門人物，其一念頃所生之智業，即非凡夫俗子所能理解。青幫又叫清幫，起於清朝乾隆年間，當時清廷有整頓漕運的計議，懸榜招賢，佛教宗派的陸祖，悟知天時已至，天數雖遠，乃訓示他的徒弟翁錢潘三人，進京揭榜，於是三人奉旨濬理河道，添造船隻，並奏准清廷「各開山門，廣收門徒弟子」，收運河中船上的水手為徒弟，以便分配各船幫服務，這就是「清幫」的起源。陸祖為「安清」的始祖，翁錢潘三人為「清幫」的祖師，拜達摩，附託於宗教，以宗教的修持戒律，作為徒弟的紀律。「清幫」假「安清」之名，實則廣佈勢力於船幫，乃在掌握糧權，以謀應變，斷絕清廷的生機，有王則起，以清幫掌握的糧權為資糧，進而號召天下英雄豪傑，

乃能進軍中原，以成王業。

一貫道中，路祖所扮演的角色超過達摩遠甚。路祖的角色，乃是代表歷代修道有成，功澤萬民的聖賢，上自堯舜禹湯，下至達摩惠能。換言之路祖乃是一位集大成者，又從而開出新運。依華嚴經的說法，路祖乃是集過去無量數無量諸佛之光，再將此光芒萬丈之佛光，投射師尊身上，師尊再呼喚一切過去現在佛，共同來完成三曹普度之廣大佛事，培養一切未來佛，以達人間佛國之境地。這種無有實際的層次，這種無有窮盡的境界，豈是青幫所可比擬也哉！

祖師爐，八卦爐

職是之故，一貫道所設立的道壇，一定特地安設一座祖師爐。一日三香，禮敬路祖，同時禮敬歷代修道有成功澤後世的聖賢，佛祖，仙人。祝冊焚燒求道表文的八卦爐，則禮敬明上帝萬靈主宰，諸天神聖和灶君。道外人士參觀一貫道道壇，因不知安爐設鼎之深遠含意，遂以為一貫道禮儀繁文褥節。實則，此即華嚴經十行品真實行中所謂之「如說能行，如行能說」，一貫道的特殊體制，由其特殊禮節表露無遺。所謂「內行的看門道，外行的看熱鬧」，一座祖師爐竟有如此重大意義，寧能不佩服奠立祖師制穩固基礎的師尊哉？實則吾人所窺知師尊之聖德，僅係冰山一角而已，亦僅能發師尊潛德之幽光於萬一，其餘尚有待發掘彰顯也。

「師母」與「代理師」

由於三曹普渡，天時緊急，師尊全家皆獻身道場，不論是劉率真師母，或孫慧明師母，皆先後領

代理師之命，助師尊一臂之力，為了傳道，櫛風沐雨，不辭勞苦，長途跋涉，四處播種，故兩位師母皆值得門徒的禮敬，師母輔運之功，將永垂青史。故參辭薦禮，燒香禮，皆需禮敬師母一叩首。時下「師母派」某些人士，以堅守師尊天命者，係不尊重師母孫慧明，如此含血噴人惡毒之謗誹，實令人氣憤填膺，痛心疾首。吾人絕未抹煞師母孫慧明之功勞和苦勞，亦深知師母孫慧明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代理師，故孫慧明菩薩，一人身兼「師母」和「代理師」的角色，與劉率真菩薩同也。而師母的重要性，也超過一般代理師遠矣。他倆在一貫道道中的重要性，絕不可以單純的師母來衡量，也絕不可以一般的代理師來衡量，必須二者兼而有之，兼而論之，始能正確瞭解師母所應有的地位。溢美與貶損，猶過與不及，皆失中道者也。司馬遷在史記外戚世家說：

「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，非獨內德茂也，蓋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興也以塗山，而桀之放也以末喜。殷之興也以有娣，紂之殺也嬖妲己。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，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。故易基乾坤，詩始關雎，書美釐降，春秋譏不親迎。夫婦之際，人道之大倫也。禮之用，唯婚姻為統。夫樂調而四時和，陰陽之變，萬物之統也。可不慎與？人能弘道，無如命何。甚哉，妃匹之愛，君不能得之於臣，父不能得之於子，況卑下乎！既離合矣，或不能成子姓；能成子姓矣，或不能要其終；豈非命也哉？孔子罕稱命，蓋難言之也。非通幽明之變，惡能識乎性命哉？」

司馬遷這一段話，凡是一貫道道親欲深入瞭解師母者，皆應仔細誦讀，吾人亦可知是說：「一貫

道之興也以師母」，絕非溢美之辭也。有些門徒，常怪罪師尊，何以有了劉率真師母，又娶孫慧明師母，誠如司馬遷所云：「人能弘道，無如命何」。「豈非命也哉」。「孔子罕稱命，蓋難言之也」。吾人必須承認其事實，而不必追問其原因，若要追問其原因，「非通幽明之變，惡能識乎性命哉？」此中必有前世因果在焉，非吾人所能知者，吾人應將師尊師母「妃匹之愛」，永遠視為不可思議之秘密，君且不能得之於臣，父且不能得之於子，何況吾輩卑下之徒弟乎！

天作之合

但是一貫道道中，却有一批好事無聊之徒，在師尊師母之離合上，大作文章，廣事渲染。從而演出一套加罪於師母的理论，最後終於矯造天命，將師母推向祖師的寶座，置師母於萬劫不復之慘地。這一批好事無聊之徒，以師母派發一組的老前人韓雨霖為個中翹楚，韓雨霖別號白水老人，他在所著的「天然古佛略傳」(七十三年三月出版，天恩堂善信印贈，出版者中興書局台中市中華路一段80號)中，有如下的異論和怪論：

「民國十九年師尊與師母拜領天命，同負擔荷普渡三曹，辦理末後一著收圓大事。二人領命才能大開佛門，男女平等皆可能得道，吾們師尊師母必須有夫婦之名份，謂之天作之合。各處均有仙佛臨壇，各領袖的後學一聽大家哄傳，自古那有修道修成夫婦之名，吾們師尊師母真是痛心疾首，無地自容，……」

「師尊自民國十九年與師母同領天命，乃為天作之合，有夫婦名份而無夫妻之實……」

韓雨霖這兩段話，仔細分析，重點如下：

一、民國十九年師尊與師母同領天命，普渡三曹。

二、民國十九年師尊與師母同領天命，乃為天作之合。

三、師尊與師母有夫婦名份而無夫妻之實。

我國成語所謂「天作之合」，典故出自詩經大雅大明篇：「文王初載，天作之合。」傳：「合，配也。」按謂文王妻太姒，乃天為配合也。後世締結婚姻，每引此語。

締結婚姻

由此可見，「三曹普渡」與「締結婚姻」，乃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。韓某却把「天作之合」的婚姻關係，弄擰成是「同領天命」的三曹普渡關係，同樣是上天作主，內容却截然不同也。

韓某強調，師尊師母「有夫婦名份而無夫妻之實」，這種話不是人間最無聊的廢話嗎？師尊師母有無夫妻之實，又干韓某什麼事？韓某為了強調「天作之合」，遂在師尊師母的夫婦生活上，夫婦隱私上，大事渲染，大作文章，此種無聊透頂的人物，竟然被師母派的道親共尊為精神領袖，所謂「佛招佛，魔招魔」。一群無聊人湊在一堆，終日言不及義，大談師尊師母的爱情生活婚姻生活，這些無聊話的淵藪，就是來自韓雨霖。到今天，一貫道道中，還盛行流傳著師尊師母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的無聊話。道親們津津樂道師尊師母的婚姻關係，却忘了三曹普渡如此正經嚴肅的大事。道親們在無聊廢話的誤導下，失去了正念，壞了正法，斷了善根，無法增長廣大智慧。許許多多的道親，寧願相信韓某的無聊廢話，而不願相信師尊在「暫定佛規」序文上所作的嚴肅交代。師尊在序文中明白指

出他受命三曹普渡的大事，並未談他和師母「天作之合」之事。師尊公私分明，韓某却公私不分，把「三曹普渡」的公事，與「天作之合」的私事，混

為一談。於是就發明出「民國十九年師尊與師母拜領天命，同負擔普渡三曹」的怪論，師尊所親撰的文章却云：「迨至庚午年間正逢天降大考，竟蒙畀以重任。余自思何德何能，敢膺此命：」明明白白的指出奉天之命三曹普渡乃是「余(師尊)」一人而已。師母，不論是劉率真師母或孫慧明師母，皆未包括在內。公私不分的白水老人却發明師尊師母「同領天命」之說，究竟韓某係「尊師重道」呢？抑或「欺師滅祖」呢？道親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道親的良心是不會泯滅的，終會作出公正的判斷。

十波羅蜜

佛教有十波羅蜜的說法，內容如下：

- 一、檀那波羅蜜 所有善根，為求佛智，施與眾生。
 - 二、尸羅波羅蜜 能滅一切諸煩惱熱。
 - 三、羼提波羅蜜 慈悲為首，不損眾生。
 - 四、毗梨耶波羅蜜 求勝善法無有厭足。
 - 五、禪那波羅蜜 一切智道常現在前，未嘗散亂。
 - 六、般若波羅蜜 能忍諸法無生無滅。
 - 七、方便波羅蜜 能出生無量智。
 - 八、願波羅蜜 能求上上勝智。
 - 九、力波羅蜜 一切異論及諸魔眾無能沮壞。
 - 十、智波羅蜜 如實了知一切法。
- 韓雨霖把「天作之合」曲解成「同領天命」，此所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者也。一貫道就是在這種異論下，後來師尊歸空後，產生孫慧明師母「續掌道盤」之說。萬望諸位道親，能把這些莫名其妙

無稽之談，當成是修煉波羅蜜的試金石，尤其是鍛鍊第九「力波羅蜜」，不要受到一切異論及諸魔衆所沮壞。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？在時間洪流的淘汰冲刷下，無聊人所捏造的無聊話，終會被道親的智慧，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。

一貫道總會

提倡孫慧明師母「續掌道盤」之說的，係以會址在台北市寶興街一八八巷二號的「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」爲大本營。他們於七十七年六月初版的「一貫道簡介」中，也有如下的異論：

「祖師——係指師尊張天然及師母孫慧明而言。二位老人家奉天承運，執掌道盤，辦理普渡收圓。」（二十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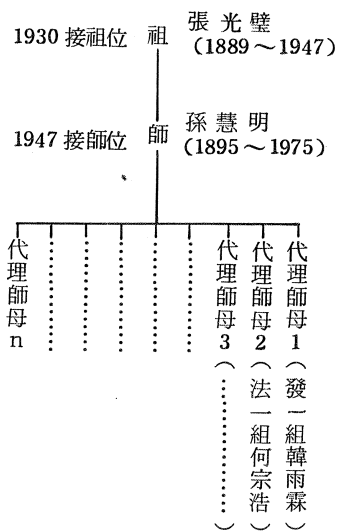
「至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，始由張天然繼任十八代祖，辦理末後一著三曹普渡。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，張祖歸空，續由孫慧明掌理道盤，辦理收圓大任」（二八頁）

「第十八代祖孫素真——字明善，道號慧明，山東單縣人，係月慧菩薩化身，生於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八月二十八日。自幼顯悟，仁善好佛，及長決心尋師訪道，幸遇路祖傳授大道，乃投拜其門下，承褚代表師點化入道，其後習道多年，並受命爲代表師，四處宣化度衆。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張祖接掌十八代祖，奉天命以天道師母身分輔佐張祖辦理三曹普渡。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張祖歸空，奉 中命續掌道盤，辦理收圓大任。」（四一頁四二頁）

「民國卅六年（一九四七），十八代祖張天然歸空，孫慧明續掌道盤」（八一頁）

「民國六十四年（一九七五），十八代祖孫慧明歸空」（八三頁）

按照「一貫道簡介」的說法，如果孫慧明師母「續掌道盤」的話，原來的祖師制結構就變成了下表：



孫慧明師母既然是「續掌道盤」而且也是「祖師」，那麼原來的祖師制結構則向上各昇一級。即師尊昇上「祖」位，師母昇上「師」位，所有的「代理師母」，就要改稱「代理師母」，因為他們是代表師母，而不是代表師尊，因為他們求道表文所唸的是「欽加頂恩孫慧明」，而不是「欽加保恩張光璧」。而路祖於是在祖師制中自動消失，逍遙自在去也，無事一身輕，豈不樂哉？豈知人意究非天意，路祖在天之靈，仍然哀愍衆生，仍然憐憫衆生，雖然其徒孫強迫其「退休」，路祖依然穩駕祖師制的法船，絲毫不改三曹普渡如此嚴肅之廣大佛事。

「一貫道簡介」最嚴重之錯誤，乃是也將師母孫慧明列爲第十八代祖，這是沿襲韓某「師尊自民

國十九年與師母同領天命」的說法。因爲這種說法，在一貫道中已流傳甚久，所謂以訛傳訛，積非成是，已成滔滔不可挽之劫數，即使是一貫道總會，也無法抗拒這種說法，遂將師尊與師母同列第十八代祖，遂有師尊師母同是「祖師」的說法，遂有「二位老人家奉天承運，執掌道盤」的說法，可是這種說法又與師母「續掌道盤」的說法，自相矛盾。古人所謂「作繭自縛」，師尊所說的「劫由人造」，正足以形容一貫道總會。他們有心介紹一貫道，讓道外人士瞭解一貫道的系統，却因理路不清自暴其短，以欺誑天下人耳目的無稽之言荒謬之語，來搪塞來卸責，實則如此作法，越讓人覺得不可理喻，造成許多負面的效果，乃至障礙無上菩提，真是可哀也哉？

輔佐師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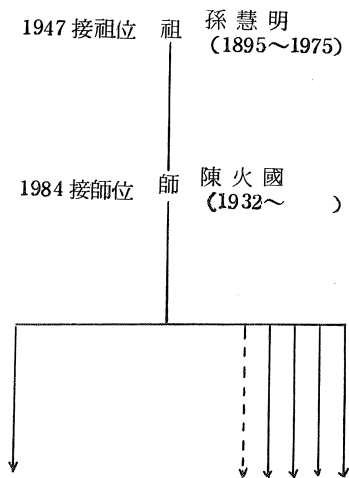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沙裏能夠淘金的話，前面所引「一貫道簡介」中的五段話，却有一段話是絕對正確的，那就是：

「孫素真……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張祖接掌十八代祖，奉 天命以天道師母身分輔佐張祖辦理三曹普渡。」

拈出了師母乃是扮演助夫幫夫輔佐的角色。可惜的是，「一貫道簡介」一書却未能以此正確的立足點，進而推尋出師母所真正扮演的角色，以除斷道親的疑惑和執著，反而自己被「同領天命」的謬論浪潮所淹沒，而產生出連編輯者本身自己也無法理解的說法。可見若無毗梨耶波羅蜜（求勝善法無有厭足），雖有一點點佛智，雖發出一點點佛光，不再精進修道，不再繼續求勝善法，從而摧伏異論

，那一點點智慧之光終會被吹滅的。

「續掌道盤」的說法，終於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後遺症，那就是張祖歸空後由孫祖續掌道盤，那麼，孫祖歸空後，又要由那一位「祖」來續掌道盤呢？於是一些妄冀天命，想入非非的「候選人」，紛紛編造承接祖位的所謂「證據」（例如錦囊，烙印等等）；紛紛亂翻曆書，選個黃道吉日，以便「登基」。他們發現一九八四（民國七十三年）的甲子年，乃是雙立春雙雨水，可謂天垂異象，又是六十甲子的起頭，一切萬象更新，似有「新祖師」出興於世的好兆頭，遂決定選甲子年作為重開道運的一年，持這種想法，持這種理論的人，以陳火國和林昭為典型的代表。按照他們的說法，他們也是「同領天命，共掌道盤」，孫師母昇上「祖」位，他們繼承「師」位，於是又產生了一套新的「祖師制」體系，可列表如下：



自作孽不可活

這套新的祖師制，對「師母派」的老前人威脅最大，壓力也最大，因為這完全是他們自己那套「同領天命」，「續掌道盤」歪理繆論的產物。所謂天作孽，猶可違，自作孽，不可活矣，所謂惡苗結不出善果，所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陳火國等人敢冒天下之大韙，自稱是一貫道的新祖師，完全全是韓雨霖，何仲浩等老前人調教下的結果，所以陳火國等一千人，乃是韓，何等老前人的報應。為了應付陳火國等囂張的氣燄，韓某祇好回頭找尋真正的師尊。韓某雖然自己編出一套歪理而作繭自縛，畢竟也不是省油的燈，他生於民前十一年，民國二十七年，三十八歲時求道，今年己巳年，已有八十九歲高齡了，一般人在這個年紀早已子孫滿堂，德高望重，他却被陳火國等一千人，逼得灰頭土臉，狼狽不堪。韓某畢竟是見過真祖師的，畢竟見過師尊氣象的，雖然根據他多年來所宣揚的繆論，師母歸空後，應該有新的祖師應運出世。理論而言，固該如此，可是他心中却明明知道陳火國和林妙一是一對如假包換的「假祖師」，但是對付「假祖師」，韓某是無能為力的，祇好抬出天然師尊來穩住陣營。

「第一次追思師尊成道」？

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「福山榮園集刊第一卷」，就透露了韓某開始重新回頭尋找師尊的證據。在該集刊第五十八頁最後一欄這樣寫著：「師尊成道四十週年追思紀念大會，在台灣第一次舉行，由老前人主持，各位前人，點傳師，及各道

親參加祭典。」這段話透露出什麼訊息呢？所謂「內行的看門道，外行的看熱鬧」。我們堅守師尊天命的徒衆，每年皆於八月十五日追思師尊成道，每年必唱「感恩恩」，以示不忘天恩師德。而師母派發一組，在韓某領導下，則是四十年來「在台灣第一次舉行」追思師尊成道。這表示他們四十年不承認師尊，不紀念師尊。在陳火國等一千人的逼迫下，韓某爲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，不得不硬著老臉，去面对對四十年來他不敢面對的問題，祇好「在台灣第一次舉行」追思師尊成道紀念大會。這種行徑叫做敬酒不喝，喝罰酒。想當初，又何必？他誤導後學四十年，浪費後學四十年寶貴的光陰，韓某要如何賠償呢？韓某儘管在表面上舉行追思師尊成道紀念大會，但是他的立場，還是很曖昧；他點道辦道時，求道表文，還是使用孫慧明師母的名諱。韓某如果誠心懺悔他的過錯的話，應該清清楚楚明白白表示他尊重師尊的立場，應該率領他的後學，一起重新求道，一起重新上師尊名諱的表文，一起重新歸依師尊的門下，一起重新承認師尊的天命，一起重新唱感恩恩。問題是：一位年近九十歲的老，有子夏般勇於認錯的懺悔之心麼？！有承認他頭上有上帝的謙虛之心嗎？

韓某的後學，也不必老是等待老前人的懺悔。他的後學也可以發揮督促的作用，也可以要求公佈事實的真相。四十年來不認師尊，比起猶大雞叫前三次不認耶穌，猶大祇好甘拜下風。他的後學應催促韓某不要再繼續墮落下去了，躲得過一時，躲得過四十年，却躲不過第四十一年。韓某避難來台後，渡人無數，辛苦萬端，却因當年一念之差，而付出全部的代價，誰敢說明明上帝不慈悲不公平？！

放逐異域

陳火國究竟是真祖師？抑或是假祖師？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實在很簡單，有下列三個方法：

一、公開承認師尊歸空後，將求道表文改為師母名諱，是錯的，應維持使用師尊名諱的求道表文。

二、重新歸依天然師尊，作師尊名正言順的門徒。

三、公佈師母孫慧明真正歸空的日期，以慰師尊在天之靈。

如此一來，陳火國「祖師」的寶座，就毫無立足之點，假以時日，就會雲消霧散，一場鬧劇就會從此落幕。韓某應該拿出實際的行動，所謂「如說能行，如行能說」。而不是嘴裏喊著「師尊，救命！」兩手抱著師尊的佛腳，一旦師尊救了他，不再有利無價的時候，又將師尊棄之如敝屣。

陳火國敢自稱祖師乃是「同領天命」，「續掌道盤」等繆論下必然的結果。陳火國原本是何仲浩門下的一位點傳師，不知何謂天命，自視甚高，一心以為自己就是奉天承運的祖師，却又低估了客觀環境的變遷，他把一九八四年，當成了一九三〇年，他把一九八九年，當成了一八八九年。陳火國自稱應的是「泰」卦，所以一即位「祖師」，就遠至「泰」國去傳道。這種說辭，真是令人噴飯，也不啻宣佈他自己徒流的命運。叛師之徒是要付出代價的，那就是永遠放逐蠻貊之邦。師尊百年誕辰紀念日，乃是門人師兄弟團聚暢敘之時，陳火國却遭到放逐異域的命運，所謂天作孽，猶可違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妄冀天命者，下場就是如此。天命之可畏，由此又得到一個活生生的明證。

封閉性山頭性

由於師尊歸空後，祖師制的優點，因求道表文的改異，而遭到嚴重的破壞；兄弟制的缺點，也隨之暴露無遺。師尊傳道初期，為了方便道務的推展，分有許多組別，各組皆有領袖，直接對師尊負責，此乃兄弟制優點使然。詎料師尊歸空後，天命隨著被否定，各組於是像脫韁的野馬，陷入四分五裂，各自為政的山頭割據局面。各組的前人，為了保護既得利益，門禁甚嚴，門戶甚緊，把道親當成了私產，凡是我組所渡的道親，不准在別組出入聽道；別組的道親，因其非我所點化，恐其心態有異，我組亦不收留，各組與各組之間，界限甚為分明。

於是一貫道的道務，一方面陷入封閉性而不能成其大，一方面助長山頭性而適足見其小。這些皆是自立門戶，互相爭勝的結果，所謂「一人一把號，各吹各的調」，每組所講的道理，各有一番特色，但也常出現矛盾之處。居心叵測者，趁機興風作浪，搬弄是非；等而下之者，遂有自命祖師的非份之想。今日能夠挽救墮落的一貫道，也唯有師尊一人而已，挽救之道，就是重新建構原有的祖師制和兄弟制，重新肯定師尊的角色，重新承認師尊的天命。

張天然研究院

早在十年前，為了彰顯師尊的聖德，為了肯定師尊的天命，我們推出了一系列的紀念性事業，計有：「天然雜誌社」、「張天然出版社」，「張天然基金會」，「張天然學會」，「張天然委員會」等等宏揚文化思想的機構。今日值師尊百年誕辰，

我們願意在既有的基礎之上，特地成立「張天然研究院」，以探索宇宙至高無上之真理為目的，冀望能夠將一貫道的道務，推向一個嶄新的境界。

有關華嚴經的由來，有這麼一段發人深省的話：「佛滅度後六百年，有龍樹菩薩，世間文字一時讀盡，發心入龍宮看藏，見華嚴有三本。上本中本下本。上本有十三大千世界微塵數偈，一四天下微塵數品。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，一千二百品。下本有十萬偈，四十八品。遂記得下本，回歸西土。自西土傳到此方者，乃八十卷經。」（復菴和尚華嚴論貫）

「世間文字一時讀盡」，有兩層深意在焉，一是，傳世的經典之作，必須突破舊有的藩籬，必須突破現實的窠臼，建造出新的理想，開拓出新的境界；二是，傳世的經典之作，不能空疏，不能無根，必須涵泳於世界學海中，如深入龍宮，進而探驪得珠。莊子說：「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，其子沒於淵，得千金之珠。其父謂其子曰：取石來鍛之！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，子能得珠者，必遭其睡也。使驪龍而寤，子尚奚微之有哉！」（列禦寇）今日我國的思想界，難道不是在昏睡麼？已經看不到具有獨立思考，自由思想的創造性偉大作品。「張天然研究院」的出興於世即應此一大因緣也。

處在「道在人民」的時代，有關高深學術研究機關的設立，不能坐等政府出面來做，也不能坐等財力雄厚的企業鉅子來共襄盛舉，依恃政府和財團，後果不是受到橫加干預，就是揠苗助長，反而摧殘正在茁壯的思想幼苗。處在思想界競相以量取勝的時代，我們寧願反其道而行，以質取勝，以時間

取勝，寧願花費二十年的時間，寫一本精緻透關的著作，而不願一年寫二十本著作，所謂終生奉獻，生死以之是也，所謂殉道是也。

宗教經驗，哲學智慧

中國民族思想的土壤，原來就有儒釋道三教的養料，要再蘊育出思想的創造性種子，需要文化農夫的勤勞耕耘。師尊就是以文化農夫的角色，辛苦耕耘了數十年，其無量身，也就是代理師，仍繼續不斷的耕耘。中國的精神領域，還有一大片尚未發掘的處女地，等待著有心人去開拓。

一貫道最大的特色，便是能夠融「宗教經驗」和「哲學智慧」為一體。一貫道道親所主祀的明明上帝萬靈主宰，不但是「宗教之神（上帝）」，也是「哲學之神（上帝）」。一貫道不但將宗教哲學化，並要把崇高的道德成就，落實在實際的人生當中。

後世所禮敬的聖哲；在世時都是受盡誤解，受盡侮辱，受盡迫害的。釋迦苦修時，形容枯槁，蓬首垢面，猶如一個乞丐，當時幾乎無人知道他是一尊活佛。穆罕默德一開始傳道，便被追殺逃亡。耶穌被釘上十字架。孔子到處碰壁。可是有關他們在世時一言一行的經典之作，却可歌可泣、流傳萬古。華嚴經云：「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，書寫經典」，道盡了經典集結過程的辛酸苦楚。

經典之作

師尊傳道之時，也是受盡迫害；「邪教」之惡名，早已不脛而走。尤其在台灣，更運用政治力量予以取締壓迫，幸賴道親信心堅固，永不退轉，始

安然渡過三十多年的厄難，然已血淚斑斑，刻骨銘心矣，而這些故事，都是文學經典之作的內容，乃是無法從人們的記憶中抹煞的。由於時代的動盪，環境的差異，一直無法有長時期的寧靜歲月，讓有文采有思想的道親，在無後顧之憂下，絞盡腦汁，用盡心血，從事著述之千秋盛業。前述各個文化機構的成立，即在彌補此一闕憾，冀盼道親多加利用，發揮長才。基督教就是因為安布路斯，耶洛米，奧古斯丁三位教會哲人的出現，而使此後的基督教，帶來了將近一千年的勝利。安布路斯決定了教會政教關係的概念；耶洛米譯成了拉丁文聖經，並為僧侶生活帶來了鼓舞的動力；奧古斯丁使神學定於一尊，至宗教革命為止。

吾人亦相信，一貫道之中，人材濟濟，必然賢才輩出，替一貫道帶來充沛的活力，可拭目以待也。道外人士常譏評一貫道無經典，此乃不知經典集結之過程，遂有此誤會。即使是孔子，到了晚年纔刪詩書，訂禮樂，贊周易，作春秋。孔子絕對不會拿著論語周遊列國，同理，穆罕默德絕對不會拿著古蘭經傳道，耶穌絕對不會拿著福音書傳道，釋迦牟尼絕對不會拿著華嚴經講道，任何經典都是後人追憶而成的產物，即孔子所說的「述而不作」也。要求剛剛誕生不久的一貫道，要拿出經典之作，不啻要求十五歲的孔子要拿出春秋，乃是不切實際的，也是不符人性的，更是不夠厚道的。

火鳳凰

德國哲學家黑格爾，在其鉅著「歷史哲學」中說：「變遷雖在一方面引起解體，同時卻含有一種新生命之誕生——蓋死亡固係生命之結局，生命亦

即死亡之後果。這是一個偉大的概念，它是東方思想家所達到的，也許是他們的玄學裏的最高概念。從它對於個人生存之關係上，這個概念見於輪迴之說中；但知者更為普遍的，是以不死之鳥來譬喻自然之生命的一段神話；這不死之鳥，終古地為自己預備下火葬之堆，而在堆上焚死它自己；但從那劫灰餘燼之中，又終古有新鮮活潑的新生命產生出來。」

是的，中國人自清末民初以來，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，幸賴師尊易裝下海，渡化衆生，在劫灰餘燼中，又有新鮮活潑的新生命產生出來。中國人猶如火鳳凰，是一隻不死的火鳥，每逢劫難，必有聖人出興於世，若不殉道，便不能再生。師尊奉獻於道場，日進無疆，奉天行命，化成久道，允宜稱爲萬代一師哉！

最後的勝利者

一個新時代的中國人，面臨二十一世紀的到來，應有世界性的廣闊胸襟，應廣學世界各國語言，應動研世界各國文化，應了知世界各國國情，在各國文化思想的相激相盪下，進而再產生一個超越三教合一的上上新文化。佛教華嚴宗有所謂「恆本」之說，即不可結集，也不可限其品類多少；這種說法令人回味無窮，餘情繚繞。一貫道有其無窮的宇宙事業，正等待有心參贊天地化育的人，去完成上帝所負託的任務。師尊百年誕辰，只是一個起步而已。在萬萬年的宇宙大接力賽中，誰會是最後的勝利者呢？